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水火歼战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第一章 损落归墟的五神山

五神山沉了三座！

那胖胖的大神罔象带来这个惊人的讯息，象只热锅上的蚂蚁，在天庭大厅中不住地高声叫喊。众大神听了他的叫喊之后，也轰然地鼓噪起来，一时之间，原本沉闷停滞的空间象是着了火般地热络非常。

突然之间，从天帝所在的深远空间中突地传来雄浑的声音。

“众大神听命！”随着天帝严肃凝重的语音，那深远空间的光度也随之变化万千。

“速速前往归墟，解救五神山的危境！”

众大神高声呼喊，声震整个天庭大厅。近大门几名虎豹长相的大神，象是疾风一般地冲出门去，而太阳神羲和却化作一道灼热的光芒，划过众人的头顶，带着一众噪动的金乌鸦也冲了出去，后发先至，反而将那几名虎豹长相的大神抛在后头，灼亮的光芒过处，还将其中一名大神的茸毛烧焦了一块。

长得象是黄熊一般的大神“鯀”呵呵大笑，惊天动地迈着大步，“砰砰砰砰”和着另一群水族形貌的大神扬长而去。大蛇般的女蜗则气定神闲地静静一个转身，硕大无比的蛇身便流畅地滑出大厅。

南斗仍然一副清雅的悠闲模样，带着一个个的大神出了天庭，在他的身旁，一身火红的“祝融”丹波朱红逐渐在身上发出火光，身形逐渐在光芒四射的红光中隐没，然后，丹波朱红化成的火云缓缓升空，也向着众大神离去的方向遨游而去。南斗仿佛长叹了一口气，也乘着他那朵白云尾随在后。

那名精壮汉子模样的大神“羿”则同样将他的妻子负在身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惊人速度奔跑离开。

更惊人的是，大神羿所经之处，居然隐隐听得见风雷之声，那声音就象是二十四世纪的超音速飞行器。

来自南方天庭的大神共工一行人却没有什麼动静。共工象是失了魂一般，只是望着“祝融”丹波朱红离去的方向发呆，象是泥塑木雕一般地痴痴远望。那一班奇形异状的风伯、雨师，还有牛头人身的巨人蚩尤族并不去打扰他，虽然一众巨兽般的大神在那儿动来动去，但是没有共工的一声令下，人人还是规规矩矩地立在那儿。

少女精卫咯咯地轻笑着，同狄孟魂走近。

“狄孟魂，”她的笑声宛若银铃，悦耳如三月的春风：“你是个好人，我喜欢你。”

狄孟魂不知所措地笑笑，有点恍惚地，又想起了遥远另一个时空中，龙族少女雁儿的身影。

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丧生在龙族的那场屠杀里？

但是狄孟魂也知道，经历这一场时空的物换星移后，再去担心雁儿的命运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事。因为雁儿是殷商末年的人，而狄孟魂此刻所处的年代，也许还要比她早上几千年。

那也就是说，要再过千载的岁月，雁儿才会出生。

南方天庭的少女精卫当然不曾知道他此刻的心事，看见狄孟魂恍恍惚

惚的神情，她噗嗤一笑。

“改天我会再来找你的，”她笑道：“到那时，再请你到我们南方天庭去玩。”

狄孟魂还没答话，便听见共工一声长叹。

“小娃娃儿，”他冷冷地叫着精卫：“我们走了！”

南方天庭诸大神中一名全身长满白色羽毛，喙喙却鲜黄夺目的鸟形人大叫一声，那群牛头形貌的蚩尤神、各类奇形怪状的大神们一声呼喊，便鱼贯地走出天庭大厅。

精卫笑嘻嘻地向狄孟魂招招手，便跳上共工的肩头，而外貌粗豪的水神共工这时身形泛出水花，空气之中充满水的气息，此刻他化成了一团巨大的水幕，载着精卫，也尾随南方大神们离开天庭。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个痴情的“共工”应该是和阳风同类的“水”态生化人。

这时候，天庭中的大神们已经几乎全数离去，前往五神山解救危境。狄孟魂一个人呆在硕大如苍弩的天庭大厅之中，才突然发现自己象是大海中的一颗小粟米一般，孤零零地立在中央，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跟着众大神前去归墟，还是暂时留在天界之中。

如果要自己前去归墟的话，也有一个明显的困难，因为他的飞翔能力和众大神相差甚远，方才来的时候是南斗带他来的，现在南斗已经跟着丹波先行离去，一时之间，他有点不知所措起来。

他转头望向天帝所在的深邃空间，此刻在那儿却是静寂一片，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刚才天帝命令众大神前往五神山之后便不再开口，仿佛也已经离开大厅。

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

“想去五神山那儿看看吗？”一身漆黑的海神禺强巍然站在大厅之中，此刻他是黑巨人的形貌出现的，依然是一副黢黑狞恶的模样，但是身量却比上一次见面要小上许多。“想去的话，我再带你去一次。”

说话间，他的身形已经逐渐变化，泛出闪电和海涛声，在风雷声中，他的身子逐渐变得扁平，又幻化成那种魔鬼鱼的模样。

“上来吧！”禺强的脸在鱼首处隐然可见。狄孟魂对这样的飞行方式当然不会陌生，于是也不多话，拍动背上的双翅，也就老实不客气地飞上禺强宽阔的背上。

巨大的魔鬼鱼在天庭大厅中缓缓鼓动双鳍，准备升空。

突然之间，一个圆滚滚的身影纵跃过来，一个弹跳，也跳上禺强的背。狄孟魂有点惊讶，又有点好笑地端详来人，原来，这个圆滚滚的家伙便是方才前来报讯的大神，其他的大神们好象都叫他“罔象”。

狄孟魂讶异地看着这个圆滚滚的大神，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跳上禺强的背。而禺强也仿佛见怪不怪，不以为忤地朗声大笑，随着闪电及风声缓缓飞起，也飞出天庭的大厅。

坐在禺强的背上的确是要比自己飞翔快上许多，狄孟魂看着天庭的景物在眼前不住倒退，过了天门，两名守门的巨神“神荼”、“郁垒”依然渊停岳峙地站在那儿忠实守候，禺强“呼”的一声从他们的头顶上飞过，但是两名巨神却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狄孟魂饶有兴味地看着天庭的奇幻景物，看得有些目眩神驰起来。这

样看了一会，不经心地转头看了看身旁，站在禺强背上一隅的罔象，仍然愣愣地立在那儿，狄孟魂好奇地打量着他，看了几眼，却发现胖胖的大神身上出现匪夷所思的景象。

从罔象圆圆的身形四周，这时淡淡地泛出一团近似虹彩的光幕，在他的外围圈出一道球形的美丽光圈，象是古代神话中神人背后的圆光，又有点象是一座浑圆的玻璃球体。

狄孟魂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异象，张大口，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禺强已经飞到了建木附近，远远望去，那株衔接人间和天界的巨木仍然高耸不见顶端，只在极高处隐隐看得见枝叶。

在建木附近的地面这时已经聚满了棉絮一般的云朵，云朵象是漩涡一般地呈现美丽的螺旋，螺旋的正中央便是建木的树身，直直插入白色的云气之中。

禺强在接近建木时便已经将飞翔速度减慢，在建木的四周略事盘桓，便缓缓下落。

“小心了！”禺强朗声大叫，跟着所有的视界便陷入一片蒙蒙的浅灰。

这种空间的经验狄孟魂已经有过一次，所以虽然那种无尽的灰蒙蒙之感仍然令人隐隐生惧，却不是那么难以忍受。

但是，他忍不住好奇，还是转头去看看罔象，令人惊讶的是，罔象身上出现的光幕在这个灰色空间中仍然清晰可见，而且在球形的光幕上还隐隐有着什么图象。

狄孟魂还来不及仔细端详那些图象的时候，“咻”的一声，禺强巨大的身躯便已经脱离天庭的入口，进入人间那沉闷黏的空气之中。

而罔象身边的光幕却越来越清晰，象是一个清晰的投射萤幕。

“禺强……”狄孟魂有点喉咙干渴地说道，他的声音在飞翔的狂风声中并不清晰，也不知禺强能不能听见。

但是海神禺强仿佛有着很灵敏的听觉，他漆黑的大脸此刻象是鼓动的地面，原先是朝着前方的，此刻却缓缓地随着鼓动，转向狄孟魂的方向。

看来，如果他愿意的话，似乎可以轻易地将脸部移向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

“好玩吧！”禺强爽朗地呵呵笑着，此刻他的大脸便平躺在狄孟魂前方脚下，象是一块有着巨大脸型的地毯。“天界是不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狄孟魂勉强笑了笑，却伸手指了指一旁的罔象：“他……”

禺强的大眼睛转了转，因为他的肤色黧黑，眼白的部位更是鲜明清楚。

“这个没有什么事啦！胖子本来就是这样，笨笨傻傻的，话也说不清楚，所以就干脆演给人看了。”

“演？”狄孟魂诧异地问道：“那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能力，我也不知道，”禺强说道：“胖子不太会说话，有时说起话来也颠三倒四的，但是他身上的这种光，却会把他看见的事情重演出来。”

说话间，他们已经飞过了昆仑山顶的开明奇兽，缓缓向山下飞去。

而罔象四周的光幕影象果然越来越清晰，在那儿，随着线条的凝聚已经出现了一片深蓝色的大海。

狄孟魂还想问些什么，却听见禺强“嘘”上一声。

“别出声，”禺强说道：“胖子要演给我们看了。”

果然，在光幕上这时已经清晰地出现了一片大海，而在大海的彼端却有若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在深渊的边缘将海水全数吸入，虽然影象没有声音，但是这种景象狄孟魂却是再熟悉不过的。

当然，那道深渊就是五神山所在的“归墟”。

随着归墟的出现，五座神山不久地出现在影象之中，其中一两座神山的底部偶尔还可以见到巨大神龟抬头，鼻孔冒出水面，发出长远的蒸气水柱，好一会之后，再缓缓没入水中。

一切仿佛平安无事，五座神田在海面上虽然偶有浮动，但是山上的神人却安然地来来去去，一副平安喜乐的温馨模样。

但是，从五神山的远方海面这时出现了几个模糊人影，虽然一时间看不清楚，却可以从人影的方位及海面的角度看出，这几个人影居然是身量比所有大神还要大上许多的巨人。

禹强喃喃地咒骂一声。

“龙伯国人！”他怒道：“这些狗崽子！”

从远方海面出现的果然是长相丑怪至极、身量却巨大到难以想象的龙伯国人，这些丑巨人来自五神山附近的亚维空间，当日也曾经想要接近五座神山，却在禹强的震慑之下落荒而逃。

龙伯国人因为身量巨大无比，所以海水最深之处也仅止于他们的腰际，只见四五个龙伯国巨人鬼鬼祟祟地涉过大海，来到五神山附近。

其中一人从身后取出一根奇特的丝线状物体，尾端绑着象是某种水生动物的东西，略事挥动，便将丝线抛向五神山附近。

而禹强依然气急败坏地喃喃咒骂，看样子，如果不是因为眼前所见只是影象的话，那些龙伯国人早就被他打个稀烂。

狄孟魂诧异地看着龙伯国巨人的动作，觉得有点莫名其妙，随着第一个巨人抛出丝线的动作，其他几个巨人也纷纷抛出手上的丝线。

几个龙伯国巨人站在大海之上，握着长长的丝线在海面上不住地扯动，这样扯了几回之后，狄孟魂已经隐隐可以猜出他们的意图。

钓鱼……

一下子，这个名词突然浮现在脑海。

而几乎就在这一瞬间，影象中出现的情景显示狄孟魂果然没有猜错！

在影象中，一名龙伯国巨人的手臂陡地拉紧，随着丝线的猛拉，在海面上划出，狂烈的巨浪，而在浪潮的尾端，经过水波四溅的挣扎，在白花花的水波中缓缓冒出一颗大头。

那名钓到巨龟的龙伯国人鼓掌跳上跳下，象是野人般地猛拍水面，手上的丝线却紧抓不放，这样玩了一会，便将巨龟钓到手上。

那些背负神山的巨龟虽然巨大无比，但是和龙伯国人相较之下还是小了许多，只见得那个龙伯国人将巨龟提在手上，转身便向龙伯国所在的亚空间跑回去。

而失去神龟支撑的神田，便在上倾斜一侧，在上时沉时浮。

“方壶……”禹强伤心地喃喃说道，看来，第一座出事的，便是叫做“方壶”的那座神山。

看到这里，罔象身边的光幕逐渐转为模糊，但是虽然已经有点看不真切，却仍然看得到其余几名龙伯国人也已经钓起神龟。

“这些龙伯国的狗家伙，”禹强骂道：“他们死定了！”

但也许是事不关己的缘故，狄孟魂的心思并没有放在五座神山上面，只是好奇地端详着罔象。

这时候，罔象的光幕已经大部分收起，狄孟魂注意到，和其它大神比起来，他的形貌没有什么其它动物的特征，只象是个胖得圆滚滚的蛋形人。

根据他来到这儿的观察发现，越接近人型的大神，象南斗、象丹波朱红，还有那个跑起来如风雷般惊人的弄，都是神力最强的大神。

以禹强的说法，那是因为他们来的时间够久，经过“混沌”蜕变的次数多的缘故，其它的大神，象禹强、女蜗、羲和，还有那个坐在“成都载天”山上的狂神夸父，都仍然有着其它生物的特征。

至于狄孟魂自己更不用说了，因为那只丑怪的左爪就在眼前，而身后那双巨翅更是明显的鸟类特征。

以这样的逻辑来说，是不是表示眼前这个罔象也是个神力最高的大神呢？

可是听禹强的说法仿佛又不尽然如此，刚刚禹强还说他“笨笨傻傻的”，脑子仿佛有点问题。

禹强在那儿生了一会儿气，身形却没有停下，此刻他正飞过“女蜗”岸本绿居住的荒野，不久前狄孟魂和南斗经过时，已经在平野上见到一丝丝绿意，但是现在平野的正中央却又出现奇妙的景象。

在平野的中央，彷彿是一列长长的野火似地，开满了一道长长的火红色花道，那种花的颜色介于大红和橙红之间，色感厚重，在稍嫌昏暗的空间中象是发着光似的，悠远漫长地延伸到地平线的另一端。

看来，这很可能又是那个蛇身女神“女蜗”的神力，方才她比狄孟魂等人更早离开天庭，而看着灿烂花道延伸的方向，应该会一直通到归墟那儿的海岸边去。

狄孟魂站在禹强的背上，巨大的海神顺着那条绵长花道向归墟飞去，耳际的风声猎猎，远方的天柱隐约可见。

最后，他还是忍不住好奇心，在风声中对禹强大声问道。

“喂！禹强，”狄孟魂叫道：“我有件事想问你。”

禹强的大脸仍然横陈在他脚前不远处，睁着黑白分明的怪眼瞪他。

狄孟魂笑了笑，指着罔象。

“他也是你们潘朵拉核酸生化警队的人吗？”他问道：“你说他有点……那个，是不是象丹波朱红那样也失去了记忆？”

“胖子？”禹强翻了翻巨大的白眼：“胖子不是我们警队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样的回答对狄孟魂的疑惑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从罔象的特征、能力上看来，也不太象是个凡人。

“那……”他好奇地问道：“他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大概只有天晓得了，也许南斗会知道，但是我是不晓得的，”禹强说道：“今天你看到的这些大神，有很多我根本不晓得他们的来历，有些甚至在我来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了。象胖子，在我们最早来的那几个之前，他和南斗就已经在了。”

“你是说，”狄孟魂问道：“南斗比你们都早到？”

“应该是这样的吧？”禹强有点不耐烦地说道：“我们里面最早到的应该是丹波朱红和共工他们，但是他们刚到的时候，南斗就已经在这里了。”

“那个“共工”……”狄孟魂不理睬禹强不耐烦的口气，还是继续问下去：“总该是你们警队的人了吧？而且他是“水”态生化人，对不对？”

“对！”禹强点头，不过因为他的大脸是“长”在地上的，所以点起头来样子非常古怪。“看他那种答答的样儿，就该知道了吧？”

“他和丹波朱红的关系好象有点……”

“不是有点怎么样，他们在二十四世纪的时候，本来就是未婚夫妻，要不是丹波朱红在围捕葛雷新的时候伤了脑子，他们应该早就结婚了，”禹强“摇摇头”，那样子有点滑稽，象是个制造精巧的逗趣玩具：“不过是什么也不再重要了，因为丹波根本什么事都不记得，只是迷迷糊糊地过日子，和胖子一样，”说到这里，象露出苦笑的神情，看了看兀自发愣的罔象：“话又说回来，也许南斗那家伙对疯颠颠的对象特别有兴趣吧？要不然每个人都不太搭理胖子的，他却对他特别好，而丹波根本就是疯疯傻傻的，他也对她着迷个什么似的。”

听了禹强这样一说，狄孟魂有点恍然的感觉，因为从一开始，南斗对丹波朱红的亲密态度便相当引人注目。

而共工和南斗之间的微妙敌意，也很轻易地便透现在空气之中。

禹强本来有点不耐烦狄孟魂的好奇追问，这时候却象是开了话匣子一般，兴致勃勃地直说下去。

这时候，三人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根天柱所在之处，远方的地平线上仍然有着许许多多的亚空间，禹强这次飞往归墟的路线不晓得为什么和上次不一样，从这个地方往天界方向看过去，依稀可见在天柱后方有一个漆黑阴暗的巨大世界。

在那个巨大阴暗空间之中，隐隐可见许多静止不动的巨大身影。

这个空间，上回禹强曾经约略提过，说它叫做“幽冥之都”，掌理的是阴间一个的大神“后土”。

狄孟魂不着边际地在脑中想着杂乱的思绪，身旁的禹强却滔滔不绝地说着话。

“原先，罔象这胖子是南斗身边的一个手下，平常大伙也不太让他上天庭来，”罔象说道：“后来有一次，天帝在昆仑山失掉了颗夜明珠。因为天帝非常宝贝那颗珠子，所以大伙儿就拚了老命去找，可是却怎么样也没人能找得到……”

“等等！”狄孟魂奇道：“你是说，天帝也是一个……不，我是说，天帝的样子，你们有人看过？他也会掉东西？”

禹强的表情有点诧异。

“天帝不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难道你不知道这回事吗？”禹强仿佛理所当然地说道：“他只见南斗，平常有什么事也是南斗传命令，或是自己说话。没有事的话，我们看他干什么？”说着说着，他突然间又不耐烦起来。“你到底听不听我说呢？”

“听，听。”狄孟魂连忙说道。

“我刚刚说到了哪儿？”

“说到大家都拚命找那颗夜明珠，可是却没有人找得到。”

“那不就是了？那时候，每个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你也知道这些大神的能力有多厉害，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没有人找得着。”

“后来呢？”

“后来，胖子就摇头晃脑地走出来，那次是南斗带他上天庭来的，大伙儿正奇怪的时候，却看见他从手上抄出来那颗明晃晃的夜明珠，”禹强笑道：“也不晓得是什么样的运气，原来胖子傻愣愣地在昆仑山玩耍的时候，就在一条溪水旁边捡到了这颗珠子。”

“就这么简单？”狄孟魂奇道。

“就这么简单，”禹强点头：“一大群神通广大的大神们找不到的东西，却让他这样轻轻松松在溪旁捡到。所以啦！就这样，天帝为了奖赏他，就准他在天庭大会时可以和南斗他们站在一起。”

“是这样……”狄孟魂喃喃地说道。

“不过你也看到了，”禹强又看了罔象一眼：“他还是没什么变，一样呆呆傻傻，也不知道这样的奖赏对他有什么用。”

狄孟魂忍不住上下打量了罔象胖嘟嘟的身影，那种隐隐然有什么不对劲的感觉又出现了。

不过，来到这个时空以来，由于时时出现这样的直觉，狄孟魂早已学会对它置之不理。

第二章 龙伯国人的命运

呼呼的狂风中，逐渐出现了海洋的咸味，那片辽阔的大海这时已经呈现在眼前，身为海神，禹强看见大海自然高兴不已，他巨大的魔鬼鱼身形陡地降低，贴着海面飞行。

狄孟魂站在他的背上，偶尔还被溅起的海水泼了脸庞。

巨大的海神禹强在晦暗的海面上飞翔，身形过处，划出一道白花花的痕迹。想来禹强天生便是属于大海的，他一到了海上，情绪就变得高昂起来，又开始洪亮地唱着他的海洋之歌，那歌声在大海上远远传了出去，有点苍茫，听起来又有些寂寞的味道。

令人惊讶的是，从女娲之野长长地延伸来的那条火红花道，并没有因为大海而中断，那色泽光韶的大花，也不晓得是靠什么力量附着在海上，在深蓝色的海面上，依然延伸出极长极鲜明的一条红花大道。

禹强的歌声，晦暗天空下的长长花道，深邃的蓝色大海，伴随着带海草气息的风，一霎时之间，狄孟魂有点昏沉沉的，象是从一个懒的午睡中醒来，有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今夕是何夕的迷蒙蒙之感。

在海面上飞了一会，远方的海平线上出现一道深不见一底的巨壑，那种深远的黑让人忍不住联想到外太空的绝对真空，也有点象是传说中的天文一异象“黑洞”。

归墟到了。

禹强的身上开始绽放出风雷的声响，狄孟魂只觉脚下象是踩在一片软绵绵的果冻上，有点站立不稳。

胖胖的大神罔象转过头来，对着狄孟魂呵呵一笑，冷不防伸手一推，狄孟魂没提防他会来这一着，一个不留神便跌下禹强的背。

“喂！”他不自觉地惊叫出声，在空中不住地舞动手脚。

突然之间，只觉得自己的手臂一紧，已经被罔象伸手拉住，就是这样势子一阻，狄孟魂才想起自己的飞翔能力，念头一起，背上的巨翅便已经扑扑地鼓动起来。

他暂时停留在空中，看见禹强已经在这一个转折间，从巨大的魔鬼鱼形体化为黑色巨人，脚上踩着巨鱼，“哗啦！”一声重重地落在水面上，向着归墟的方向滑行而去。

这时候，在狄孟魂身边不远处的罔象也从身上泛出光幕，整个胖人的身躯象是没有重量似地飘在空中，在风中晃荡。

“看！五神山完蛋了！”罔象拍着手，扁着嘴说道。

狄孟魂顺着罔象的眼神望过去，果然看见了一幅极为纷乱的奇特景象。

原先，五座神山是飘浮在归墟附近的，虽然来自四方的江河大海都滔滔不绝地流入深不见底的归墟，但是狄孟魂上次见到五神山的时候，五座神山都静静地停伫在海面，象是瀑布顶的巨岩，虽然身边有着急速的海潮冲刷，却丝毫不受巨浪的影响。

当然，禹强也早已经说过，那是因为底下有神龟支撑的缘故。

但是现在眼前出现的，却是一幅浩劫后的景象。

放眼望过去，眼前只见得到两座神山，也不晓得剩下的是其中的哪两座。幸存的两座神山之中，有一座已经逐渐倾倒，在神山附近的天空、水面上，忙碌地飞舞着许许多多的大神，有的是来自天庭的巨神，有的则是在五神山上居住的小小仙人。巨神之中，有两个一黑一白的巨人，狄孟魂方才在天庭上看过，两名巨人一个叫做重，一个叫做黎，此刻他们正和几个身形一样雄伟的巨神们死命撑着半倾的神山，企图不让它偏斜下去。

而那些形体比常人还小的仙人早已不复上一次的优雅，此刻他们象是难民一般，纷纷拿着自己的物品在空中仓皇来回奔走。有的慌慌张张地飞向那座仅存的神山，有的则不知所措地在天空胡乱飞舞，有的小仙人飞得急了，还不小心碰撞一起，跌下大海。

另外有不少小仙人却找到了暂时的安身之处，因为蛇身的巨神女娲这时静静地盘在海上，象一座毅然的岛屿，她的身后拖着一条美丽鲜艳的花道，远远的绵延至大海的彼端。那些小仙人惊魂未定地停留在她的身上，而女娲也温和的让他们栖息片刻。

仅存的那座神山之上，则色彩缤纷地出现各种光芒不一的奇异力场，几名神力高的大神，象南斗、丹波朱红几个都在那儿，从身上散发出光泽色调不一的光幕，将那座仅剩的神山稳住。

远远的海面上，这时出现了一排巨浪。黑漆漆的海神禹强高声怪叫，迎了上去。

在巨浪的后方，这时出现了十来只巨大神龟，这些巨大神龟的身量和原先驼负五神山的神龟一般大小。狄孟魂微一凝神，便猜到了这些神龟的来历。

看来，这次五神山的浩劫，起因就是龙伯国的丑巨人们钓走了神山下的巨龟。而现在出现的这些巨龟，应该也有着背负五神山的任务。

就象是站卫兵一样，巨龟们也是活物，不能永远压在五神山下面，到了一定的时间，当然也要换班。

而现在前来的这些神龟，应该就是前来接班的。

在大海之上，海神禹强闪着晶亮的电流，一声怪叫便跃出水面，在空

中一个翻身，便踩在其中一只巨龟的背上。

“驾！”他大声叫道。随着他的斥喝声，十来只巨龟便乖顺地向神山的方向前去。

这时候，海面上突地响起一声粗豪响亮的暴喝。

“禹强！”那声音震耳欲并，象是凭空响起一声巨雷。“先救岱舆再说！”

发出暴喝的大神，原来就是那个黄熊模样的大神“鲧”，此刻他已经将身上的皮袍褪下，露出雄健的肌肉。他和几名巨神奋力支撑那座半倾的神山“岱舆”，可是却彷彿极为吃力，显然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

“死黑蛋！”大神鲧气急败坏地大叫：“还不快把你那些乌龟揪过来！”

禹强长啸一声，赶着那群巨龟便往岱舆神山的方向游去，一边行进，还一边怪声大叫：“撑着撑着，我就来！”

但是那座神山却彷彿份量极重的，几名巨神按理说都应该力大无穷，抬着神山的动作却彷彿吃力非常，不但无法将神山恢复原先的直立状态，整座山反倒更加倾斜。

禹强“叱”的一声，身形腾空而起，脚下踩的那只巨龟便往神山的方向行去。

“不行不行！”大神鲧怒叫道：“这样它顶不起来！”

在空中的禹强偌大的漆黑身躯陡地下沉，一伸手办住巨龟的龟甲，想阻住巨龟的势子，但是巨龟游得兴起，一时间却不想停下，禹强的力量似乎也挡不住巨龟，只能任它拖曳前行。

但是大神鲧和巨人重、黎几个仍然没能把神山扶正，按照巨龟前进的势态看来，如果方向不变的话，不但不能将岱舆神山支撑起来，反而会将神山撞沉。

“把山抬高一点，你们没吃饭是不是？”禹强奋力想阻住巨龟的势子，却只能被它拖着跑。“举高一点！”

突然间，一声清亮的啸声从彼端传来。这时在海面上出现了另一道水花。

“我来！”

从水花中出现的是大神羿，此刻他的身边散放出耀目的黄色光芒，从海上划开巨浪而来。他的身形这时已经变大，比起原先的凡人身材还要大上许多。只见他奔跑中，顺势双手一挥，掌心相对，画了个圆圈，然后便在圆圈的中央出现一团同样是淡黄色的力场。

他从水面急步奔跑过来，双臂虚张，便加入巨神们的行列，开始奋力撑起岱舆神山。

有了大神羿的加入，整个情况突地出现变化，神山已然不再倾斜，而且，在大神们的合力之下，逐渐离开海面，在神山的底部出现一个空间。

来自巨浪后方那只前来支撑的神龟，缓缓滑入神山的底部，五彩斑斓的龟甲在神山的阴影下逐渐隐没。

而禹强也在这一刹那间放开手，从海面上倒滑而出。

“去！”大神们齐声大吼，然后一起将神山放下，“砰”的一声巨响，神山没入水中，颤抖了一下，便魏魏地在大海上立稳了根基，不再倾斜摇动。

看着岱舆神山终于回复原状，众大神忍不住高声欢呼起来，笑声、叫声此起彼落，声震云霄。

笑叫声中，大神羿突地又大喝一声。

“高兴什么？”他高声地吼道：“事情还没了，还有蓬莱哪！”

原来，由南斗他们暂时撑住的神山就是蓬莱。

禹强兴高采烈地在空中翻滚几次，又踩落在另一只巨龟的背上，呼叱几声，便游向另一座幸存的神山。

由南斗为首的几名大神撑住蓬莱神山的方法就显得技巧许多，他们并没有使用蛮力去支撑神山，而是个自发出光芒缤纷的力场支撑。看见禹强的巨龟已然接近，南斗乘着云在神山上空绕行一周，朗声大叫。

“起！”

众大神们的力场光芒陡地变得更为炽亮，而神山也随着这样的变化逐渐升高，“哗”的一声，离开水面，悬空飘浮在那儿。

第二只巨龟这时也已经到了，禹强呼叱几声，离开龟背，那只巨龟便乖巧地滑入神山底部。

这一瞬间，南斗又朗声发号施令。

“下！”

就这样，第二座幸存的神山蓬莱便稳住了根基，也恢复了原状。

狄孟魂在不远处的空中目睹这拯救两座神山的整个过程，觉得仿佛是一场声光、临场感都是一流的虚拟电影。

他愣愣地向归墟的方向逐渐飞近。南斗和众大神们不发一言，有的大神站在海面之上，有的则停留在空中，但是每个人都静静地伫立在归墟的旁边，望着那深不见底的黑暗，好一阵子没有人说话。

虽然救回了两座神山，但是其它三座却掉进了归墟，再也找不回来。

“妈的，龙伯国狗崽子！”过了良久，禹强才喃喃地骂道。

这时候，有不少住在神山上小小仙人已经回到了幸存的岱舆、蓬莱，神山上那充满了欢乐的丝竹之声已然不再，有不少小小仙人还在哀哀地哭着。

大神们也纷纷破口大骂，仿佛要将龙伯国人抓出来打个痛快才肯罢休。

但是，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同的缘故，此刻狄孟魂的心中想要的，却是几个奇怪的疑点。

如果龙伯国人会对五神山造成威胁的话，为什么不干脆将五神山迁走呢？

还有，什么地方不好放，为什么五神山一定要放在归墟的旁边呢？

另外，除了身形高大之外，龙伯国人的能力显然比大神们要逊色许多，当日，禹强只是一声怒叱便吓得他们四处奔逃，既然如此，何不干脆将龙伯国人这个问题处理掉呢？

来自天庭的方向，这时突然响起了闷闷的风雷之声，远方的海平面上，这时也象是打雷闪电一般闪着不定的光芒。

“天帝！”

“天帝来了！”

众大神们纷纷惊讶地低语着。南斗对众人做了个手势，示意大家禁声。

那阵风雷之声响了一阵，声音突然转为厚浊凝重。

虽然离了那么远的距离，天帝的声音依然清晰可辨。

所有的大神都屏住气息，仿佛是木塑石雕般地仔细聆听天帝的语声。

“归墟之旁，众神听命，”天帝的声音依然充满着威严：“龙伯国人凶狡峻恶，一再犯事，现命南斗星君率诸大神前往惩戒！”

听完天帝的命令，大神们纷纷轰然叫好。

在叫好声中，狄孟魂还是没有被他们的情绪感染，不仅如此，心中还有更啼笑皆非的感觉。

虽然摩下有这么多能力惊人的大神，但是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天帝说起话来，却象是古二十世纪的戏剧一样，字句八股，虽然声音有一定程度的威严，听起来总有点好笑。

但是他的思绪并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因为接下来，白衣翩翩的南斗乘着云，一个回转，便飞到了归墟的上方，衣袂飘飘，凭空立在归墟那一片黑暗虚无的巨大空间之中。

“各位兄弟，刚刚天帝的话你们也听到了，”南斗清亮的声音虽然不象羿或鲧那样声震四野，却清楚地传进每一个人耳中：“五神山的事，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这就到龙伯国去，把那些龙伯国人揪出来，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众大神轰然答应，声震四海。龙伯国位于归墟旁海面上的一个亚维空间之内，从五神山的位置便可以看见，此刻龙伯国的空间中看不到任何龙伯国人的身影，只泛着浅黄、浅蓝的奇异光芒。大神们由南斗领军，或飞翔、或从水上划出巨浪，往龙伯国的方向而去。

狄孟魂兴致勃勃，也想跟着过去看看，因为到了这个时空以来，时时在远方看着这极奇特的扭曲空间，虽然自己也曾经去过云国、恐龙岛一类的所在，但是那些地方的神秘之感和龙伯国比起来，当然不能够以道里计。

他兴匆匆地跟在众大神的后方，也朝龙伯国的方向飞去，飞了没多远，冷不防一只黑黜黜的大手从后方伸出来，挡在他的前面。

“干什么？”禹强咧开大嘴，笑嘻嘻地从狄孟魂后方出现：“想去凑凑热闹吗？”

“当然！”狄孟魂在海风中大叫，他看见胖胖的罔象也已经泛着光幕，晃晃荡荡地尾随众神而去，恨不得能立刻进到龙伯国去，看看这个丑陋巨人们的国度。

“唉！真是不知死活，”禹强摇摇头：“知不知道，龙伯国里面，连南斗都没进去几次，里面怪东西、怪动物特别多，你的神力也没有大伙儿那么强，不怕进去出了意外吗？”

狄孟魂愣了愣，只迟疑了一会，便深吸一口长气。

“不怕！”他大声说道。

“唉！”禹强还是一副摇头晃脑的无奈表情：“既然如此，我也没办法，跟我一起进去吧！但是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够离我太远。”

狄孟魂点点头，禹强也不再多话，此刻他的形貌是肤黑的狰狞巨人，右边耳朵垂下一条黄蛇，随海风猎猎飘荡。

“抓着它！”禹强叫道：“死也不要放！”

虽然觉得有点怪异，但是狄孟魂还是依言紧紧抓住禹强耳下的黄蛇，那黄蛇大概有碗口粗细，虽然看起来栩栩如生，眼、蛇牙、鳞片一应俱全，但是握在手上却一动也不动。

“呼！”的一声，海神禹强落在海面上，足蹬着一只巨大的怪鱼，便往龙伯国的方向而去。

禹强在海上滑行的速度比起飞翔起来并不逊色，不一会儿，便已经到了龙伯国的亚空间入口。

龙伯国人的身形大得惊人，但是很奇怪的，龙伯国的亚空间入口相对之下并不算太大，狄孟魂甚至怀疑，那些海水只到他们腰际的龙伯国人要从这儿出来时，搞不好还要弯腰驼背才出得来。

“要进去了！”禹强高声叫道：“小心了！”

狄孟魂屏息凝神，紧紧抓着罔强耳上的黄蛇，“咻”的一声，便随着禹强进入那个泛土古怪黄蓝光芒的亚空间。

第三章 进入龙伯国的亚维空间

刚进入龙伯国的时候，只觉得空气中充满了无可形容的重度黏滞之感，象是充满了水分般地，让人呼吸极度的困难不适。

勉强来说，倒象是那种蒸气浴的空间，除了满脸的黏之感外，呼吸间简直象是置身冰中。

但是，里面气温又极度的冷，空气静得近乎停止，象是鬼魂所在的极度阴寒之地。

而在这个空间之中，依然有着大海，并没有看见陆地，但是这种海面又和空间外的流畅波涛截然不同，海上的水黏滞重浊，象是布丁一样，划过去波浪不生，只留下一道长长的痕迹，久久不散。

禹强在这样的海面上滑行了一会，也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见了他的龙伯国大头鬼！”他喃喃地骂道：“这是什么鬼东西？”

狄孟魂放眼看着四周，发现他们正置身在一条阴暗的巨大通道之中，象是两座悬崖中的一条海道，两侧的悬崖高耸不见顶端，仰望上去，只见得着一线淡淡的天空。

而那种悬崖更是奇怪，因为仔细一看，悬崖的质地是透明的，虽然那种透明颜色极深，整个空间中的光度也很差，却隐隐然看得见崖中嵌着许许多多看不出形貌的巨大物体。

更惊人的是，那些怪模怪样的巨大物体偶尔还会鬼气森森地亮着几道光芒。

从某种角度来说，那种感觉象是它们“睁开眼睛”，眨眼“看”了狄孟魂和禹强几下。

“禹强，”狄孟魂忍不住说道：“看，那些悬崖里有东西。”

禹强头也不回，声音也明显放低许多。

“不要看那些东西，无论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要假装不知道。”

这时候，他们正经过另一个奇特的地点，在这儿，海道两边依然有着高耸的悬崖，但是在悬崖的表面却长着许多随风飘浮的须状物。

狄孟魂好奇地看着那些怪异的须状物，虽然听见禹强郑重其事的警告，却没有什麼警戒之感。

“你说这个地方有多可怕，我看也还好嘛！”他轻松地笑道：“这些须须……”

说到这儿，有几茎特别长的须状物象柳丝般地在狄孟魂身边不远处摆动。不晓得为什么，狄孟魂一股调皮的童心陡起，便顺手抚了过去，嘴里还

轻松地说着话。

“……怪里怪气的，也不知道……”

就在这一瞬间，禹强突然间气急败坏一声暴喝。

“别碰！”

可是，他的示警已经太迟，这时候。狄孟魂还来不及缩手，便已经触着了其中一根长须。

禹强回头，看见他伸手的动作，不禁又是一声惨然大叫。

“笨蛋！”

狄孟魂脑子一时还转不过来，不晓得出于什么的大差错。突然间，只觉得身后仿佛一阵狂风大作，一回头，看清楚后方的景象，眼珠子几乎要凸了出来。

原来在两人的身后，所有的须状物全都暴长出来，因为暴长的速度太快，还发出可怕的“毕毕剥剥”巨响。

而那些须状物迎风暴长之后，数以千万计地伸出崖壁，在海道的上方纠结一起，编织成一片形貌诡异至极的巨大幕状物，在幕状物的中央仿佛是猛兽一般，张开一张狞恶的大嘴。

禹强连声怒喝，一个纵身跃入空中，身子的下半端化成扁平的魔鬼鱼身，在空中快速滑翔奔逃。

“抓紧！抓紧！”他大声叫道。

狄孟魂死命地抓着他耳下的黄蛇，身子因为急速飞翔拖曳成水平的姿势，得花好大的力气，才能勉强抓住黄蛇。

两人在急速的奔逃中，狄孟魂偷空向后面一看，却看见那一大片须状物组成的巨幕在崖间快速前进，那张狞恶的巨口正以可怕的速度尾随而来，随着接近的动作，还一张一合，样子非常的可怖惊人。

更可怕的是，虽然禹强已经从滑行改成了飞翔，但是那张巨口的速度却要比他快上许多，不一会儿，已经追上了。

“禹……禹强！”狄孟魂惨然大叫：“追……追上来了！”

突然之间，禹强陡地一个转身，双手虚合，将狄孟魂抓在手中，身上发出比以往更精亮许多的电流，不再向前奔逃，反而向那张巨口迎了上去。

在突如其来的骇然中，狄孟魂只觉得象是坠入了一个噩梦之中，从禹强的指缝间望出去，只看见两人已然冲进那张须状物组成的大嘴……

然后，一切陷入极度的黑暗之中。

因为，他们已经被那张大嘴“吞”了进去。

一时之间，仿佛又回到穿越时空世界的可怕处境，在一转瞬之间，所有的痛、痒、冷、热、刺、裂伤之感，好象巨浪一样涌现。但是，却在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那种黑暗之感突地露出一道晶亮的闪电蓝光。

“破”的一声闷然巨响，一切豁然开朗起来。

狄孟魂有点茫然地站在禹强的手中，一时之间脑子还转不回来。身边象柳絮般飞舞着满天的丝状物，禹强巍然地站在晦暗的海道上，仰头向上望去，空中、海面上飘满了那种奇特的丝状物，象是漫天的雪花，只不过这种雪却是淡褐色的。

禹强爽朗地呵呵大笑。

“怎么样？小子？”他粗豪地叫道：“就跟你说这个地方是很可怕的，现在信了吧？”

狄孟魂回想起刚才那张巨口，心有余悸。

“那张嘴……”他颤抖地问道：“那是什么东西？你怎么把它消灭掉的？”

“龙伯国的世界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弄不清楚的，”禹强说道：“那些须须的东西是一种很可怕的活物，一两根是没什么可怕，但是如果一大群集合起来，是任何东西都挡不住的。”

“那张大嘴……”狄孟魂喃喃地说道：“就是它们变成的？”

“只要它们想变，要变成什么样子都可以，这样它们就能将猎物猎到手。”

“那你又是用什么方法消灭它们的？”

“很简单哪！”禹强笑道：“我们当然不能被动地束手被它追上，生吞活剥下去，但它的速度的确比我快，所以我将计就计，直接冲入它的“肚子”里，再将我的力场加大，让它一时承受不住，就炸成一片片了，”说着说着，他的笑容转为严肃。“但是刚才也真是好险，因为我也不晓得在这种怪物的肚子里是什么模样。贸然冲进去，其实也危险得很。”

禹强又幻化为黑巨人的形象。

“走吧！”他说道：“这一次可真的别再乱碰东西了。”

这条龙伯国空间的海道相当长，两人孤独地在长长的海面上滑行，丝毫不见其他大神们的踪影，他们只比两人早一步进来，此刻却无声无息，也没有他们经过的痕迹。

两人又在这海道上滑行了一会，四周的光度逐渐变化，从前方透过来比较明亮的光源，就着这样的光源，两旁的崖壁变得更透明了些，崖壁仍然象是块巨大无比的透明塑胶似地，里面仍然隐约可见许多神秘的巨大物体。

狄孟魂好奇地看着那隐藏在半透明崖壁中的物体，因为有方才的可怕经验，他只敢侧着眼看，连直视都有点犹豫。

看了一会之后，有几处崖壁颜色淡了些，再加上前方射入的光源又更加明亮几分，所以，终于看清楚了隐藏在崖壁后方的东西。

但是，看清楚了之后，狄孟魂忍不住低呼一瞥，充满了讶异。

“啊？”

禹强没好气地头也不回，刻意压低声音问道：“又怎么了？”

一时之间，狄孟魂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在崖壁后面隐藏的巨大神秘物体，再怎么，也不应该出现在这样一个亚维空间之中。

“恐……恐龙……”最后，他才勉强地喃喃说道。

果不其然，在龙伯国空间这条奇异海道的四周崖壁中，居然深深地嵌着无数的巨大恐龙！

不过，要说那是恐龙可能也有点问题，因为虽然形貌近似，但是其中有几头巨大的沉睡生物，从外观上看却充满了诡谲之处。

早在二十四世纪的时代，狄孟魂便对这种曾经雄霸地球一亿五千万年的巨大生物有着深刻的了解，对于恐龙的分类、纲目更是下过不少工夫。

后来，在龙族的时空之中，他更是曾经和许多种类的恐龙共同生活，对恐龙的习性、特征更是有着极深的研究。

但是，现在崖壁后面看见的巨大生物，却一下子将对恐龙的认知全盘否定，一时之间，象是场恍恍惚惚的梦境。

随着两人的前进，山崖的透明度越来越清晰，嵌在山壁后的巨大生物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沉睡的“恐龙”的确有着许多恐龙的特征，有几只生

物甚至还看得出来和三犄龙、暴龙有着血缘上的关联。

但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状似恐龙的巨大生物却有好几个同时也有着灵长类的特征。

它们的形貌、外观也许有点象恐龙，可是那几只巨大生物的骨架却象是人类一般！

虽然禹强滑行的速度相当快，这些巨大生物的形貌眨眼即逝，可是它们那种或坐或曲膝的人类动作特征，却在狄孟魂脑海中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那……”狄孟魂喃喃自语：“那是恐龙吗？”

声音虽然不高，但是耳尖的禹强却已经听到，虽然狄孟魂只是在自言自语，但是巨大的漆黑海神却以为是在询问他的话语。

“什么恐龙不恐龙？”禹强不耐烦地说道：“那不就是龙伯国的狗崽子们嘛！”

听了他的话，狄孟魂只觉得脑中仿佛“嗡”的一声，陡地清明起来，在这一刹那之间，几个奇异的疑团同时串联在一起。

水生动物般的青绿外皮，龙伯国人有着象科幻小说中的“两栖人”一样的怪模怪样。

龙伯国人形貌丑怪当然是毋庸置疑，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说它们是“具有恐龙和人类特征”的生物，似乎也不为过。

而且，它们那种大到难以置信的身材，“巨大”，不也是恐龙族类的特征之一？

还有，狄孟魂记得，在龙族时空中，曾经在殷商首都朝歌城见过一种被称为“龙王”的水族人类。

而加上龙族山谷中那一群跨越六十五百万年时空，本不应该存在的巨大恐龙。

这些匪夷所思的异事，其中是不是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随着狄孟魂杂沓而来的疑团，胡思乱想之际，那条海道终于有了出口，“哗”的一声，眼前出现了一处极度空旷的所在。

而泛着重浊液体的海道也到此而止。

在那一大片空旷无比的空间中，还是一样的阴暗黏，天际象是重铅一般布满深灰色的云。

放眼望过去，在空间的远处，身高高耸入云的龙伯国人这时颓然地跪倒在地，但是即使是跪在地上，也比身材最高大的大神们要庞大许多。

禹强高声怪叫，声音欢畅。

禹强冷然地看着那十来名巨大的龙伯国人，顿了顿，大声说道：“啊哈！逮到那些狗崽子了！”

他带着狄孟魂跃上实地，大步奔向龙伯国人所在之处。狄孟魂算了算，在那儿颓然跪倒的龙伯国巨人大约有十来个，个个神情木然，也看不出有什么表情。

在地上，也不晓得他们用了什么方法，在这样的短时间内便将这十来个龙伯国巨人制伏。

从逐渐接近的距离看去，狄孟魂仔细端详这些空间中最巨大的奇异族类，也因为有方才的联想，越觉得它们的外观和恐龙真的有许多相似之处。

撇开身材的大小不谈，龙伯国人倒象是某种介于人类恐龙之间的生物。

众大神肃然不语，而南斗就站在众神的前方，乘着他那朵白云，正在

朗声说话。

看见狄孟魂和禹强过来，他只是横了他们一眼，继续说着他的话。

“……也因为如此，天帝决定不再对龙伯国人姑息下去，决意做出处置。”

禹强奔至众大神的附近，也找了地方站好，仔细聆听南斗说话。看样子，此刻南斗正在宣布对龙伯国人钓走巨龟，让三座神山飘入归墟的惩罚。

南斗冷然地看着那十来名巨大的龙伯国人，顿了顿，大声说道：“在此，我南斗以大帝之名，宣布对龙伯国人做出惩罚，缩小身量，并将龙伯国封死，令其永世不能再出去，与外边的世界全面隔离！”

宣布的内容既毕，南斗神色同样一副冷然的神情，张开双手，开始朗声长啸。

随着他的啸声，整个龙伯国空间开始震动起来，象是出现了地动天摇的巨大灾变，空气中充满了令人不安的震颤之感，连地面也开始剧烈摇动。

在逐渐增强的猛烈巨变中，南斗突地暴喝一声。

“去！”

那群跪倒在地的龙伯国人这时象是遭受莫大的痛苦一般，开始倒在地上哭喊不已，那刺耳的声音，听在耳中让人陡然萌生不寒而栗之感。

而且，就象南斗宣布的一样，在猛烈的震动中，龙伯国人巨大的身躯逐渐模糊，而每一次模糊的现象过后，他们的身材就要小上一些，象是缩皱的水生动物，乾枯之中有着死气，但是那死命挣扎的动作，却又剧烈无比。

狄孟魂愕然地看着这一副奇景，而大神们却纷纷地从空中、从地面上开始离去。

“走吧！这儿要封死了。”

禹强的声调已不复方才的怒气勃勃，仿佛还有些意兴阑珊。

在龙伯国冷滞黏腻的空间之中，有许多奇怪的胶状物不住地从天上跌落下来，落在地面上碎散开来，碎成更小的悬浮状物体，在地面不住地抽搐。

狄孟魂和来的时候一样，紧紧抓住禹强耳下的黄蛇，随着他滑出那条奇特的甬道。

狄孟魂看着两旁山崖中嵌入的似恐龙状人形怪物，心念一动，回头往那些正在缩小的龙伯国人看去，据他的估算，这些龙伯国人的身材已经缩到了原先的十分之一左右。

他好奇地想再看上几眼，却看见白衣的南斗出现身后，挡在他和龙伯国人的中间，脸上有着耐人寻味的严肃神情。

南斗是最后一个离开龙伯国那片平野的大神，而他之所以殿后，想来也有着收拾残局的用意，依照他刚才所说，这个奇特的巨人空间将会永远封闭起来。

狄孟魂回头看着南斗衣袂飘飘的潇身形，而在南斗的身后，随着他乘坐的白云过处，整个空间象是变了一个颜色，从原先的阴暗变成一片耀眼的白。

也许，这便是南斗将龙伯国空间“封闭”的方式。

这时候，禹强长声大叫，将滑行的速度加快，两人在迂回的海道中逐渐追上前行的大神行列，大神们的背影隐约可见，巨蛇之身的女媧和禹强一样，也以滑行的方式快速前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象在外面一样，滑行过处没有留下任何花草的生命痕迹。

黄熊模样的大神鯀则在身后拖曳出一条光带，贴着海面飞行，还隐隐

听得到狂风大作的声响。

而那位一直以人形出现的大神羿则仍然以大步奔跑的方式前进，只是不晓得他用什么样的奇妙方法，居然象是古代轻功一样地，在海面上奔跑如履平地，仿佛海水是坚实的陆地，脚步过处，连水花也没激起一点。

狄孟魂饶有兴味地看了一会众大神的背影，突然间想起来，从拯救五神山到现在的龙伯国之役，有位重要的大神一直没有见到踪影。

“喂！禹强，”狄孟魂好奇地问道：“怎么没有看见羲和呢？她没有来吗？”

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狄孟魂这时候才发现，那位光芒万丈，时时带着十只金乌鸦的太阳神之母羲和，从离开天庭起就再没见过她的踪影。

“没什么不对啊！”禹强没好气地说道：“那个凶婆子本来就是这样，除了她那些扁毛畜牲之外，什么东西都不管的。”

“什么东西都不管？”狄孟魂奇道：“不是每个大神都有责任帮忙解决五神山这种灾害吗？”

“这我也不是很清楚，”禹强摇摇头：“责任？我也不晓得我们有什么责任，只要天帝交代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那么……”狄孟魂依然不死心地问下去：“如果象羲和这样，有大事情也不来帮忙的话，天帝会惩罚她吗？”

突然间，禹强很不耐烦地叫了起来。

“这种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他不高兴地说道：“这种事你应该去问天帝，怎么会来问我呢？”

看见他这种反应，狄孟魂自然也不好再问些什么，只是吐吐舌头，便闭口不问。

他不自觉地一回头，却看见南斗仍然跟在两人不远处的身后，以一种莫测高深的眼神盯着他看。

龙伯国人的身影这时候已经看不到了，因为在南斗的身后，此刻已经变成了一片耀眼的白。

显然刚才刚刚狄孟魂和禹强两人所经之处，已经全数被南斗“封闭”起来。

狄孟魂被南斗的眼神看得有点不太自在，他勉强地笑笑，便不再转头看后方，只是专注地紧抓禹强耳下的黄蛇。

这时候，龙伯国的出口已经隐约可见，禹强将滑行的速度稍稍减缓，大喝一声。

“小心了！小子！”

这一次，狄孟魂眼睛眨也不眨，四下张望龙伯国入口的模样，在入口处泛着淡淡的黄色蓝色光芒，禹强高举双手，向着那片光幕迎了上去。

“去！”他高声大吼。

然后，同样又仿佛出现“唰”的一声，两人便已经稳稳地落在归墟旁的海面。

出乎意料之外，大神们出了龙伯国后并没有再次聚在一起，而是直接离去。四面八方，从水上、从空中，一句话也没说地，便各自离开归墟旁的大海。

狄孟魂有点依依不舍地回头看着龙伯国那片奇妙的亚维空间，觉得要把这样一个有趣的空间封起来，倒是有些可惜。

南斗在狄孟魂两人出来后不久，也乘着白云出来。随着他的出现，龙伯国入口的空间颜色逐渐产生变化，从原先的黄、蓝逐渐变亮，颜色变浅。最后，也就变成了一片亮闪闪的纯白。

想来，龙伯国从此便和人世完全隔绝起来，那些巨人也永不再出现人间。

第四章 天人五衰

南斗出了龙伯国之后，也没有什么动作，连看也没看狄孟魂两人一眼，便驾着云往天庭的方向迳自离去。

这时候，众大神们也几乎已经全数离去，只有胖胖的罔象还在神山附近拍着水玩，一副自得其乐、无忧无虑的模样。

良久，禹强的身上又逐渐发出电流，逐渐转化成巨大的魔鬼鱼形状。“走吧！没得玩了，”他朗声笑道：“我带你回阳风他们那儿去。”

说话间，禹强沿着巨大深远的归墟，向着陆地的方向飞回去。

狄孟魂茫然地站在禹强的背上，看着这个奇特时空景物在眼前不住倒退，想起这一天以来，在天庭见到的诸多奇景，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

不过，话又说回来，打从二十四世纪特战队那场时光灾难以来，又有哪一件事不是令人匪夷所思，张目结舌的？

想着想着，心里头不自觉又惦记起那个清瘦寂寞的身影。

把今天在天庭见到的一切告诉姚笙，不知道能不能稍稍舒解她的孤单？

如果她知道“西王母”其实是蓬发载胜的丑怪人物，胖胖的罔象则像是一具投影机，不知道她会不会露出难得的笑容？

更重要的是，狄孟魂恨不得立刻将这一趟天庭之行的所见所闻告诉姚笙，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他看见奇特的事物就会想到她，遇见新奇有趣的现象时，甚至还不只一次希望她就在身边。

杂沓纷扰的心事就这样，随着耳际划过的海风一件件出现，一件件漫无目的地在脑海翻搅。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禹强的兴致又来了，狄孟魂早就注意到，这个豪爽的海神一到大海之上就喜欢朗声唱歌，连带着将整个海面衬托得十分苍茫。

而此刻，禹强唱的却是一首有点哀愁的情歌，也从这首歌中，约略出现他来自二十四世纪的脉络。

因为此刻禹强唱的，是锡洛央名歌手从古代台湾诗人处改写的著名情歌“答案”。

“想你的次数，为何？像人群一样的拥挤？爱人的心思，为何？像天上星星一样的疏远？”

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

猜不透你爱不爱我的时刻，为何？像天星一样的拥挤？我想知道的你的那些答案，为何？又像人们一样的疏远？”

在海风中，禹强忘形地一次又一次唱着这首“答案”。而狄孟魂也被他的旋律感染，不自觉地跟着他哼同一首歌。

这个粗豪的海神，难道在心中也有着遥远难以接近的人？而这个问题也许是没有答案的，即使有，在这种情境之中，也仿佛不是那么重要了。

禹强带着狄孟魂回到陆地上时，已经是近黄昏的时分。

要回到姚笙所在的岛上，得先经过阳风所在的陆地。在那儿，阳风已经成为一座辽阔的树林，静静地伫立在海岸之上，可能就这样，长年累月地只能对着海潮发呆，无法像禹强他们一样自在遨游四海。

“我也去看看那家伙好了。”禹强说道。他来到离海岸不远之处便将形貌转回漆黑的巨人，狄孟魂也从他的背上缓缓展翅飞起，向阳风所在的海岸飞过去。

远远的海岸上，阳风幻化成的那座森林静静地伫立在黄昏的霞光下，但是，狄孟魂看了森林不多久，忍不住“咦”了一声。

海神禹强脚踏着怪鱼，随着狄孟魂飞行的速度逐渐接近阳风那座森林，看清了森林的模样后，也不自禁“哦”了一声。

因为，阳风的森林虽然依旧巨木林立，可是却有许多树木已经变得光秃秃，只留下稀疏的枝叶。

上一次狄孟魂和阳风见面只不过是几天前的事，那时候阳风的森林依然青绿翁郁，充满了生机，但是没几天光景，却已经变成了这样一副病恹恹的落拓模样。

狄孟魂心急地加快飞翔速度，便往森林的前方飞去。禹强跟在他的身后，却悠哉游哉地维持原先速度前进，和狄孟魂的焦急恰好成为鲜明的对比。“阳风！”狄孟魂来到森林的前方，急急地叫道。

“阳风！”

没有声息。

“阳风！是我！”

狄孟魂又叫了几声，可是静静的黄昏天空下，只有孤单的海风声响。

禹强的身量因为极大，所以他并不用上岸，另在海上便可以从森林的边缘山崖上探出头来。

看见狄孟魂心急的叫唤阳风，他不在乎地笑笑。

“没什么事，他只是虚弱了点，待会就会出来，”海神咧开红色的大嘴笑道：“给点耐性。”

“虚弱了点？”狄孟魂奇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遇见过这种状况，”禹强说道：“你也见过的，不是吗？”

“我见过？见过什么？”

“记不得在天庭附近，我们不是见过庞格鲁“混沌”失败的样子吗？”

狄孟魂有点发愣地点点头。的确，当日他们曾经看过另一个大神幻化失败，化成透明液体的可怕场面。当时禹强的确说过，说这是大神们蜕变的过程，每过一阵子就会发生几次。

“你的意思是说，阳风也要“变”了？”

“你这样一提，我倒想起来了，”禹强笑道：“我不是告诉过你，这种变化的过程，我们管它叫“混沌”不是？”

“嗯！”

“不过，有一回南斗还提过另一个说法，他说，这种方式叫做……。”他侧头想了一下：“叫做“天人五衰”。”

““天人五衰”？”

“是这样的吧？”禹强翻了翻巨大的白眼。“他也只提过一次，不过当时他的确是这样说的。”

天人五衰。

这个名词对狄孟魂来说，并不是个陌生的名词，因为在研究古代佛学史的时候，他便已经读过这个名词。

在佛教经典的叙述中，我们所在的世界除了人间之外，还有诸神所在的天界、恶鬼居住的地狱，而居住在天界的天神更是种类繁多，令人匪夷所思。

而这样的天神并不是长生不死的，他们也有结束生命的时刻，根据佛经上所说，当天神要死之前，会有五种奇怪的状态预告他们的死讯。

而这五种状，就叫做“天人五衰”。

这个名词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南斗也知道这种说法？

而且，“天人五衰”的状况，和这个时空的大神们发生的情景也有许多巧合的雷同之处。

从这个迹象看来，比所有大神的神力要强上许多的南斗，又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代来的呢？

知道“天人五衰”这个名词的人，会是从什么时代来的人呢？狄孟魂转头看了禹强一眼，还是摇摇头，把到嘴边的疑问吞下肚里去。

因为他知道禹强的答案一定是：“我也不太知道”。

除了神力之外，别忘了这些大神们原先大多只是二十四世纪的生化人，而生化人的特征之一便是服从与单纯，从来不会想太多，也不太会去发问。

这时候，阳风的森林起了一阵微微的震颤。

“来了，来了。”禹强低声说道，然后嗓门又突然加大。

“阳风！我们来看你了！”

随着森林的震颤，在枝叶上逐渐形成阳风的脸，但是因为森林中的叶子已经掉了不少，所以那脸的形象并不清晰，彷彿一阵风来就可以将它吹散。

“你们来了？”阳风虚弱地说道。

“我们来了。”禹强简洁地说道：“你还好吧？”

“不知为什么，没有力气，也不太能动。”阳风笑了笑：“你们去了什么地方？”

“我和这个小子，”禹强笑着指指狄孟魂：“刚从天庭回来。龙伯国人把五神山弄沉了，所以天帝让南斗把龙伯国人整得惨兮兮。”

“天庭？”阳风诧异地问道，声音又变得微弱，要仔细侧耳倾听才听得出来他在说些什么。“你已经去过了天庭？”最后一句话，是对狄孟魂说的。

“嗯！”狄孟魂点点头。

“找到你要的答案了吗？”

“没有，”狄孟魂由衷地说道：“而且现在更糊涂了。”

阳风淡淡地笑了笑，眼前他的形像极为模糊，感觉上和以往的粗豪有着天壤之别。

“余力强，”阳风说道：“我有事想问你。”

“余力强”是海神禹强在二十四世纪的名字，也只有阳风会这样称呼他。

“你说吧！”

“你们在天庭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我们警队的人？”阳风问道：“或者是说，我们警队的人有谁到了这里？”

“很多。”禹强说道：“而且你也知道他们现在的样子和我一样，也变了许多。”

“我知道，你们都成了大神。”

“不是“你们”，连你也是，照我看，你不久以后就会开始第一次蜕变了。”阳风却仿佛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兴趣。

“上次你带我看过一些人，”阳风微弱但是固执地说道：“尹徐荷变成太阳神之母，是不是？”

禹强点头。狄孟魂记得阳风说过，光芒万丈，人头鸟身，每天乘坐马车，带了十只金乌鸦的“羲和”，原先便是潘朵拉核酸警队的“火”态生化人队员尹徐荷。

“还有岸本绿现在变成了那条大蛇“女娲”，庞格鲁幻化失败，现在变成了一滩水，”阳风侃侃地叙说几个上次和狄孟魂见到的大神。

“还有，柯福伤了脑子……”禹强插嘴说道。

“现在他叫做夸父，上次我们还在“成都载天”山那儿见过他。”

“除了他们，”阳风问道：“还有谁？”

“还有很多，”禹强的答案依然不变：““风”队的米修义也来了，来得比我们久，不过他现在叫做“羿”，还在这儿娶了个凡间的女子。”

狄孟魂点点头，想起那个在平野上疾如风雷的大神“羿”，他直到在才知道，原来他也是潘朵拉核酸警队队员，是“风”组态的生化人。

而且据南斗说，这位大神羿还对所谓的“武功”有着莫大的兴趣。

禹强如数家珍般地，继续叙说下去。

“还有荣昆也来了，现在你看见他的熊样子一定会笑得很厉害，”这个荣昆应该就是那位长得像只大黄熊的大神“鲛”。

“还有，你们队里的那个区仲崧也来了，不过他不在这儿，他是南方天庭的人。”

阳风愕然。

“区仲崧也来了？”

“没错，而且他现在的神力相当的惊人，是南方天庭最有势力的“水神”，现在也没人叫他原来名字了，所有人都叫他“共工”。”

“如果他也在的话……”阳风沉吟道，表情转为惊讶：“那丹波朱红呢？他们两人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听到这儿，狄孟魂想起南方天庭的少女精卫约略说过他们两人的事，忍不住插嘴问了个问题。

“那个共工……为什么会和丹波朱红有关系？”

“哦！”禹强轻松地笑道：“因为听说他们在警队的时候，本来就是未婚夫妻，不过因为我们“雷”支队的伙计和“水”、“火”支队都不熟，所以详情怎样，也不是太清楚，不过阳风一定知道。”

阳风点点头，他的形貌在枝叶间缓缓抖动，却没有立刻说话，沉默了一会，才静静地说道：“区仲崧和丹波朱红在警队的时候，的确曾经是订过婚的未婚夫妻。原先他们已经快要成婚了，可是后来出了“时光英雄葛雷新”那件事，才耽搁了下来。”

又是时光英雄葛雷新！

关于“穿梭时空三千年”这一役，狄孟魂不晓得已经听过多少次不同的传说，而参与其事的几个人，也陆续出现在他的眼前，纵使自己也已经经历过几次时光的旅行，但是每当听见这件时光传说时，还是忍不住萌生悠然神往之感。

“因为丹波朱红也参与追捕行动嘛！是不是？”禹强问道：“所以他们的婚事就这样搁了下来？”

“不只这样，”阳风说道：“后来，参与追捕行动的队员们都出现可怕的后遗症。

而丹波更是因此伤了脑子，变得痴痴傻傻，所以他们最后也没能结成婚。”顿了顿，他想起了什么似的，诧异地问道：“现在呢？她好些了吗？”

“很难说，还是一样疯疯癫癫的，不过南斗一直很照顾她，所以也没出过什么大漏子，”禹强笑道：“不过，毛病也就出在这儿。”

“什么毛病？”

“因为区仲崧，不，“共工”对丹波一直没死心，一直巴望着她有一天会清醒过来。

但是南斗又对她好得什么似的，你也知道区仲崧那股子火爆脾气，如果这样还不出问题的话，那可真的有鬼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有过纠纷？”

“何止有过纠纷！光吵架就不知道吵过多少次了，不只南斗和共工吵，有时丹波朱红还会加进战团。”

“她也加进来吵？怎么会这样？”

“其实丹波朱红现在脑袋真的空得什么似的。她没将共工放在心上，但是也不见得对南斗有什么意思。不过你也知道她那种暴躁性子，有时共工缠她缠得烦了。她也会对他大打出手。”

“那可真是……”阳风的声音越来越模糊，最后几个字像是春风吹散的柳絮一般，怎么听也听不见。

狄孟魂诧异地看着他的形貌。

“你说什么？”他叫道：“我听不见。”

阳风的大脸在枝叶间仿佛又动了动，说了些什么，可是依然听不真切。而且，他的形象也越来越模糊。

“他没力气了，”禹强摇摇头：“让他休息休息好了。”

“你刚刚说，这是他快要变化的预兆？”

“八九不离十，”禹强回头看看天际，说了这样一会儿话，天际的霞光已经剩下海平面上的一抹艳红，天色已经非常的昏暗。“天色也晚了，我也该走了，下次再和你一起去玩。”

说着说着，海神一声长啸。便踩着怪鱼，头也不回地向大海扬长而去，不一会儿，也就在霞光黯淡的海面上消失了踪影。

的确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一天。

狄孟魂又看了阳风的森林几眼，发现整座森林仿佛陷入沉睡一般，没有丝毫声息。

他又在森林前发了一会呆，盘算好了待会要叙说的精彩经历，这才展翅飞向姚笙的小岛。

这一晚的星光极为灿烂，也因为天气晴朗的缘故，一轮新月清晰地挂

在天上，连一丝云气都看不见。

仰望天上的繁星，在天空的正中央横亘着一道牛奶般润泽的银河。

狄孟魂在海风中展翅飞翔，看见那轮明月，不着边际地想着一个有点天真的问题。

如果有太阳神之母那样的大神，那有没有代表月亮的月神呢？

想着想着，狄孟魂不禁哑然失笑。

如果按照古代传说的话，月神这种神祇当然是有的，而且今天他自己还亲眼看过。

在古代的月亮神话中，月神的名字叫做嫦娥，是另一位大神后羿的妻子。

而天庭上的大神羿，不就在背上背了自己的妻子吗？

就在这样不着边际的想像中，狄孟魂已经可以远远看见姚笙的小岛。

第五章 金牛座和双子座的世代

月光如梦，繁星似锦。

浴在柔美的月光里，姚笙清丽的身影悄立在山崖之上，白衣飘飘，背对着狄孟魂，仿佛在望着远方的海面出神。

月色醉人，星光灿烂。

狄孟魂仿佛是怕惊扰了这个绝美画面似地，悄然停留在岛附近的空中，一时不敢接近。

良久，姚笙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回头凝望。

“你回来了？”她轻轻地说道：“为什么还不过来？”

狄孟魂有点讪讪地飞到她的身前不远处，姚笙所在之处有座光幕，不晓得有着什么奇特的原因，她无法走出这道光幕，等于是被禁锢在此处。

此刻，那光幕泛出淡淡的光泽，看起来丝毫没有有什么出奇之处。

但是狄孟魂却知道，只要姚笙一超越光幕的范围，便会转移到另一个完全未知的空间。

换言之，这道光幕便是姚笙永远无法走出的囚牢。

姚笙看见他出神的模样，只是淡然地笑笑，便又将眼光望向远方的星空。

良久，才象是梦呓似地说话。

“是春天了……”

一时之间，狄孟魂没听清楚她说的话。

“啊？”他的表情透着明显的疑惑。

姚笙仍然凝望着远方的天际，在那儿，有着无数的繁星闪烁。

比起后世的天空来，这一片神话般的天空有着纯净的特质，空气干净清新，连最细微的小星星都看得相当清楚。

“春天了，”姚笙再一次说道：“我们来这里有多久了？”

这倒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虽然在龙族的时空中，狄孟魂、阳风、姚笙三人同时进入时光脉冲，但是抵达的时间却不一样。

而那些生化警队的大神们的时间更是错综复杂，有的人甚至已经来了千百年之久。

“我不晓得，”狄孟魂由衷地说道：“从我醒过来到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天，但是之前我并没有醒着，也不晓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在龙族那儿，离我们的二十四世纪有多久？”

狄孟魂想了想，在心中计算殷商时期的真正时代。

“东周时代，殷商末年，大概是西元前不到一千年的时期，所以算起来，离我们大概有三千年左右。”

“三千年……”姚笙喃喃地说道：“又是三千年……”

狄孟魂默然，不晓得她想说什么，也不知道该怎样开口。

“我来得比你久，经过了秋天、渡过了冬天、也来到了春天，”姚笙转头，凝望着狄孟魂这样说道：“春天已经到了，你知道吗？”

狄孟魂摇摇头，因为他的确不曾注意过周遭的季节与天气。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时代？”

“正确的时间，我想是个永远的谜了，”狄孟魂说道：“你看看这个时代的人，我想他们的知识和水准都不高，连文字都没有，除了知道是比东周时代更早的时期之外，我想我们大概找不出正确的时间了，只能说是比三千年前更早的时候。”

姚笙以有趣的神情看他。

“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错了，因为正确的时间还是推算得出来的。”

“哦？”狄孟魂很好奇地问道：“怎么推算出来？”

“从春天就可以推算出来。”

姚笙露出淡淡的微笑，眼睛里却有着喜悦的光芒。也直到这个时候，她才些微露出自己在二十四世纪时特有的骄傲与自信。

“春天？”狄孟魂奇道，想了想，还是摇摇头：“不懂。”

“这是一种从天文学的星座位置推算时间的方法，”姚笙笑道：“而且是在考古学上也会用到的年代推测法。”

狄孟魂点点头，但还是对她所说的方法一无所知。天文学并不是他专长的科目，事实上，在念书的时候，这门学问还是他常常嗤之以鼻的取笑对象。

“研究那些几万光年外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他常常这样取笑天文学的研究生们。

“你看到的星星，只不过是几万年前的样子，它现在变成什么模样你根本一无所知，也绝对无从知道。有那么多闲工夫的话，倒不如去和影子打架还有意义一点……”

不过，现在他当然不能这么说，只是摆摆手，示意姚笙说下去。

“星辰在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人会死，文明会毁灭，再怎么伟大的帝国，最终也只不过是一把尘埃，对吧？”

“嗯！”狄孟魂还是愣愣地点着头。

“随着地球和星体间的互动，不同时代的星辰，有时会有着不同的位置，这点，你应该知道吧？”

“知道。”

姚笙转过身，遥指着远方的海平线。

“在那儿，是每天太阳出来的地方。”

“当然，因为那儿是东方。”

“不只是如此，那儿还是春分点，意思就是说，那个方位是今年春分的时候，太阳升起的位置。”

“春分？”狄孟魂好奇地问道：“所以你才会说，现在是春天？”

“事实上，真正的春分是明天，但是基本上春分点的位置是不会错的。”

“那么，这个春分点又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什么关系？”

姚笙点点头，环视了一下四方的星空。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十二星座？”

“十二星座？”

“这是从天文学中分支出来的星象学说，本来是专业的学问，后来却被套上神秘的外衣，变成了古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算命学问。”

“哦！你是说这个，”狄孟魂恍然大悟。“不是太熟，但是知道一点，”他想了下，掐着手指算道：“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星座管一个月的时间，十二星座分为摩羯、水瓶、双鱼、白羊、金牛、巨蟹、双子、狮子、处女、天秤、天蝎、射手……”说着说着，不自觉又流露出书呆子那酸溜溜的格调。

“骗小女生的玩艺。”

姚笙瞪了他一眼，想起当日在特战队讨论霸王恐龙时，他也是这样的德性。

“事实上，这门学问的深度广度，要远比小女生的算命学问高深许多，”她静静地说道：“其实十二个星座的分布位置是很巧妙的，如果将整个天空画分为十二等分，每一个等分就恰好分到一个星座。这点，你知道不知道？”

“说老实话，不是很清楚。”

“而更巧妙的是，这些星座的位置是会改变的，它们会像是转盘一样转动，改变星座的位置。星象学家发现，在春分点太阳升起部位的星座，就是影响那个时代最深的星座，大致上来说，每个星座影响我们世界的周期是两千年左右。那也就是说，每两千年，所有星座会移动一格，白羊变成双鱼、双鱼转为水瓶……”

狄孟魂有点惊讶地听着姚笙解释这种奇妙的理论，心中逐渐收起轻视的感觉。

而他当然不会知道，这个理论，葛雷新早在十二星图时光隧道时空中便已经说过。

并且，还曾经和某个来自二十世纪的人进去过这种分别涵盖两千年岁月的奇妙星座时空。

“我们的二十四世纪，在春分点上照耀的星座是水瓶座，而从西元元年西元两千年，则是双鱼世代。”

“这应该只是个人为制定的理论而已吧？”狄孟魂仍然有点固执地说道：“只不过是诸多玄学理论中的一种。”

“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姚笙摇摇头：“事实上，在特定星座光芒涵盖下的文明常常出现和星座有关的蛛丝马迹。”

“蛛丝马迹？那是什么意思？”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双鱼座的世代，就有着双鱼的特质，甚至在历史、宗教、神话上也时时出现双鱼。”

“如果是我们的二十四世纪，所谓的水瓶世代，就有水瓶座的特质？”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吗？”狄孟魂疑惑地问道。

“当然有，”姚笙肯定地说道：“有很多文明研究专家早就发现了这个特点。比方说，西元元年到两千年，是个双鱼世代，这两千年内就出现过许多和双鱼有关的特质。”

狄孟魂笑了笑，直觉想说这无非是空穴来风的说法，但是突然之间，脑海中闪过一项传说。

两千多年前的西元元年，最重大的一项历史往事，便是古代基督教救世主耶稣的降生。

而自西元之后，基督教的象征符号便是鱼！

尤有甚者，在基督教经典“圣经”之中，还有过一个“五饼二角”的神话，说的是耶稣在旷野中，只用了五块饼和两条小鱼，就让五千教众吃饱的神奇传说。

一念及此，狄孟魂不禁目瞪口呆。

“五饼……”他喃喃地念着：“二鱼……”

姚笙赞许地点点头。

“连这个你也知道。但是在传说和神话中，不只是这件事和星座暗合，其它还有很多例子，”她流畅地说道：“比方说，在西元之前的两千年，春分点是白羊座，那时代就有很多和羊有关的传说。”

狄孟魂点点头，知道她说的没错。同样的，那个时代便是“圣经”中的旧约时代，羔羊本来就是当时宗教上最虔诚的献祭物。

“不过，这些例子都只是基督教中的吧？”狄孟魂固执地说道：“难道还有其它的例子吗？”

“有，”姚笙肯定地点点头：“比方说，古埃及文化留下的人面狮身像“司芬克斯”。”

“人面狮身像？”

“古代埃及留下的文物中，最有名的是金字塔和人面狮身像，而人面狮身像建造的真正年代，始终是一个谜，不是吗？”

“嗯！”狄孟魂点点头。这一段的古代历史他曾经读过，也知道这座有名的巨大雕像建造年代，曾经是考古学上争辩不休的话题。

“但是，答案却非常的明显，因为光从它的样子，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产品。”

狄孟魂诧异地看着她。

“你是说……狮子座？”

“没错，后来经过许多的考证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一万多年前，狮子座照耀的年代的文明产物，在那个时代，古代的神话中，也有很多关于母狮、狮神的传说。”

听到这里，狄孟魂终于有点了解方才姚笙所说，“春天到了”的真正用意。

因为只要看春分点上是什么星座，就大概可以知道是什么时代。

想到此处，狄孟魂忍不住顺着姚笙的眼神看着天边，想看看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什么星座在那儿照耀。

虽然他对天文学的研究并不深，但是在星空中看了一会，也逐渐认出在春分点上的是什么星座。

眼前见到的，是金牛座和双子座两个星座的星群。

奇特的是，此刻春分点却落在两个星座的中间。

“认出来了吧？”姚笙说道：“我们现在正处于金牛世代和双子世代的交界点，那也就是说，是西元前四千年的时代，距离我们的时代超过六千年。”

“六千年前？”狄孟魂低呼一声。虽然在经历过这么多时空世界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是一听见“六千”这个数字，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世代交替的关键点中，总是最纷乱的，”姚笙轻轻地说道：“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也是充满了纷乱及倒错，而我们才会因为时空的错乱来到这儿。”

“真的最纷乱吗？”狄孟魂怀疑道：“白羊交替双鱼时也就罢了，像二十世纪末，从双鱼要交替水瓶时，也不见得有什么纷乱呀？”

“谁说没有？”姚笙摇摇头：“二十世纪末年是个非常纷乱的年代，许多数千年来的价值体系崩垮毁坏，再加上替换的又是有中性特征的水瓶世代，所以那时候有许多的怪事，少欺老、弱凌强、白为黑，男变女、女变男的事件层出不穷，而且人类也在那个时代具备了毁灭世界的的能力，那个时代才乱呢！”

狄孟魂想了想二十世纪末的一些历史，也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极有道理。

而且，几项在日后造成大灾难的科技，都是在二十世纪末成型的。

果然，姚笙接下来也说出了同样的看法。

“核能、电脑、生化科技、太空飞行都是在那个交替时期成型的，爱滋病、臭氧层破洞、河川污染也都出现在那个时代，”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如果这样还不叫乱的话，那我想就没有什么真正纷乱的时代了。”

狄孟魂茫然地想了一会，才问道：“那我们现在这个时空，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姚笙很难得地嫣然一笑。

“如果我会像古代中国人一样。夜观星象，或是像吉普赛女郎一样会算命，我就可以告诉你了，”她摇摇头：“可是这些我通通不是，所以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是双子世代加上金牛世代的特征？”狄孟魂不死心地问道。

“如果是这样就不太妙了，”姚笙笑道：“双子世代是个诡谲多变、表里不一的乱世，再加上金牛的横冲直撞，说不定会非常乱呢！”

听过姚笙这一套有点天马行空，却又彷彿字字成理的说法，狄孟魂觉得非常有趣好奇，再想起这几天来的奇异经历，简直像是掉进了一个奇妙的童话国度里。

不过话又说回来，眼前发生的这么多事，精彩诡异的程度，也许连最刺激的童话故事也要望尘莫及。

看着他出神的模样，姚笙也不去打断他，只是静静地遥望远方天空的众星闪耀。

“你今天不是去了天庭了吗？看到了什么？”

狄孟魂从天马行空的联想中如梦初醒，才想起来还没有告诉姚笙今天在天庭看见的奇特景物。

第六章 星战英雄 昆虫世纪

于是，在寂静美丽的星空下，狄孟魂指手划脚，从昆仑山上看见大神羿飞奔的壮观场面说起，如何和南斗登上建木，如何见到南斗和巨人重、黎前往追捕叛神，如何见到形貌丑怪、会炼制不死药的西王母，如何在天庭中见到诸大神，如何看见罔象前来报讯，众神如何拯救神山，并且直捣黄龙，进入龙伯国将龙伯国人惩戒一番……

只是，不知为什么，他却把遇见精卫一事略过不谈。

狄孟魂将前往天庭的经历说得清清楚楚，钜细靡遗。而姚笙也听得极为入神，很少说话，只是任着狄孟魂叽叽呱呱地说下去。

只有在说到龙伯国中，那些山崖后面的奇怪生物时，她才低低地“啊”了一声。

狄孟魂有点疑惑地看着她。

“没有什么，”姚笙有点歉意地笑笑道：“只是突然想起了另一个和这有点像的事件。”

“什么事件？”狄孟魂笑道：“恐龙和人的混种，实在太荒谬了，是不是？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不相信。”

“事实上，一点都不荒谬，因为理论上，这种事在地球的历史上是常常发生的。”

“恐龙和人混种？”狄孟魂奇道：“不会吧？先不要说时代差了几千万年，两者的基因也差那么多……”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从动物转为人，或者是可以转化形态的生物，在神话传说中，早就是屡见不鲜的事了。”

“成精？妖怪？”狄孟魂笑了笑。“神话总归是神话嘛！”

“我倒不这么觉得，”姚笙正色说道：“看了这么多奇怪的大神，难道你还觉得那些神话有可能是真的吗？”

狄孟魂的笑容突地僵住，哑口无言。

没有错，光是发生在阳风、禹强、丹波朱红他们身上的事，就已经很类似那些奇特的童话传说。

“而且，撇开神话不谈，其实这种人类和其它生物合而为一的例子，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而且是在我们不久前的时代发生的。”

虽然两人已经在不同的时空世界穿梭过好几次，时间对他们来说已不具任何意义，但是姚笙和狄孟魂却仍然习惯将西元二十四世纪称为“我们那个时代”。

“二十四世纪……发生过这种混种的例子？”狄孟魂奇道。

“这件事，本来应该是联邦政府中最重大的机密，但是成为机密的理由，现在大概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吧？”姚笙想了想，长长地吁了口气。“好吧！我想我告诉你也没有什么关系。”

狄孟魂兴奋地挺了挺身子，知道姚笙又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要说了。

在二十四世纪。有许多的资讯和历史是不对外公开的，然而姚笙因为出身名门，又是情报单位的主管，当然拥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精彩内幕消息。

“这件事，要从二十二世纪的“星战英雄传说”开始说起……”

一听见这个名词，狄孟魂不禁兴奋的睁大双眼，因为除了时光英雄葛雷新的时空传说之外，这段二十二世纪的著名战史，也是一般人最感兴趣的

传奇。

而星战中最有名的英雄姚德，便是姚笙家族中的上代英雄。

当年，来自半人马星座的异星人前来侵略地球，地球联军最后以生化的科技组成了四十名超人勇士军团，最后终将半人马星座人全数歼灭，史称“四十勇士围龙城”之役。

果然，姚笙的叙述中，一开始就提到这场惊天泣地的伟人战役。

“……在星战的中期，地球联军以潘朵拉核酸为主的生化科技，合成了四十位能力超凡的战士，前往围攻龙城，这件事你知道的，对不对？”

“当然知道，”狄孟魂点点头：“我从小就听这个故事长大，也不晓得听过多少遍了。”

“当年，除了诸多捡选的条件之外，其实，在所有符合改造基因条件的勇士中，有一项特质最为重要。”

“什么样的特质？”

“当时的科学家发现，真正要成为超人的候选者，体内必需有某种称为“史赫可染色体”的基因。”

“什么？”狄孟魂奇道：“什么叫做“史赫可染色体”？”

“这是一段极机密的历史，真正的原因没有人知道，只知道和一种叫做“史赫可星人”的外星人有关。”

“外星人？怎么会扯上外星人的？”

“西元二十世纪末年，曾经在南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发生过一次疑似可怕传染病的巨大灾变，后世将这次事件称之为“可鲁瓦岛昆虫世纪”事件。”

“什么“昆虫世纪”事件？”狄孟魂皱着眉笑道：“不是传染病吗？怎么会叫做“昆虫世纪”？”

“因为在那次灾变时，染上疾病的人后来都神奇地痊愈，而且成为具有昆虫特征的昆虫人种。”

“什么？”狄孟魂失声道：“昆虫人种？”

“后来，根据星际文明的研究指出，这个事件很可能那种“史赫可星人”有关，因为在其它的星体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什么情况？外星人也变成了外星昆虫人？”

这样的说法有点奇怪，狄孟魂脱口而出之后，才觉得语法相当的怪。可是，姚笙听了之后并没有反驳，而且赞同似地点头。

“关于这种星人的研究，很不幸，大部份的资料都已经在星战时期永远散失，已经无法可考了，还有。“可鲁瓦岛昆虫世纪”事件也是，细节是怎样没有人知道，但是，简单来说，就是在那次灾祸后，地球上平白多了二十多名体内有着人类与昆虫基因的奇怪人种。”

“真的这样的人？”

“真的有，但是因为他们的数量不多，而且大多刻意隐藏自己的特征，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

“依你的意思是说，那些星战英雄之所以被拣选，就因为他们体内有昆虫基因的缘故？”

“正是如此，因为成为超凡人种的过程中，有许多常人无法承受的现象，而这些人就是因为有了昆虫的基因，才忍受得下来。”

“所以你觉得，龙伯国中的那些东西也和史赫可星人有关？”

“这……我就不晓得了，”姚笙摇摇头：“只是直觉上就想起这个“昆

虫世纪”事件而已。”

狄孟魂长长地吁了口气。

说了这么多话，也觉得有些累了，他吐了吐舌头，做了个口渴的调皮神情。

姚笙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怎么了？”狄孟魂轻松地笑道：“还有什么天庭的细节想要知道的？”

姚笙摇摇头。

“天庭的细节？”她轻轻地笑道：“也要你肯说才行哪！”

“啊？”狄孟魂愣了愣，不知道她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只是有一点点奇怪。”姚笙看着他，眼神更是耐人寻味。

“有什么奇怪？”

“是南斗带你去天庭的，对不对？”

“对。”

“而你说，到了天庭之后，那两个巨人就跑过来，告诉南斗有叛神的事要处理，不是吗？”

“嗯！是两个巨人，叫做“重”和“黎”。”

“而之后，经过另一个转移空间，你就到了昆仑山的另一边，见到了那个本来应该是贵妇，却长得一副丑怪模样的“西王母”，而且，西王母还会炼不死药，对不对？”

“是啊！”狄孟魂有点奇怪地看着她，不晓得她为什么又提到这些事：“那又怎么样呢？”

姚笙抿着嘴静静地笑了笑。

“没什么，只是好像少了些什么，又好像多了些什么。”

“啊？”狄孟魂仍然像是身处五里雾中。

姚笙轻声“嗯哼”地干咳一声，神色转为庄重。

“我只是觉得有趣，因为南斗上了天庭之后，就没有和你一起了，对不对？”

“没错，因为他和那两个巨人去处理事情了啊！”

“而且，进了天庭大厅之后，他也一直和丹波朱红在一起，没有在你身边，对不对？”

“没有，”狄孟魂肯定地点头：“而且，我也没有真正参加那个大会，只是躲在一旁看他们开会的情形。”

“那不就对了？”姚笙笑道：“没有南斗在你的身旁，而除了他之外，所有的大神中，你只勉强算是认得丹波朱红和禺强，那么，西王母、羿、鲧、共工这些人的事，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突然之间，狄孟魂有点做了亏心事被抓个正着的感觉，而且还被姚笙用这种方式问了出来。

方才，他也不知为什么，并没有把少女精卫的事说给姚笙听，而且打心里告诉自己，之所以没提她是因为觉得那只是个不重要的小细节，也许姚笙也不会有什么兴趣。

但是，这位在二十四世纪便以智慧及心思缜密闻名于世的姚笙，还是听出了破绽。

虽然是在黑夜，狄孟魂仍然觉得有一股潮红涌上脸颊，仿佛还会在夜空中发出红光。

“没……没什么……”他有点喉咙干涩地说道：“我还在那儿认识了个朋友，是这个……这个朋友告诉我的。”

“这个朋友，”姚笙侧着头，口气轻松，却仿佛是要乘胜追击般地穷追猛打狄孟魂，“是什么样的一个朋友呢？”

“她……”狄孟魂喃喃地说道：“是南方天庭来的人，听说还是南方天帝的女儿，这次是和水神“共工”一起来天庭大会的。”

“哦？是个女孩？”姚笙很有兴趣地问道：“一定是很可爱的女孩儿，是不是？”

“这我怎么会知道呢？”狄孟魂觉得自己的脸更红了，却希望姚笙没有注意到：“我只是和她聊聊天，也没有什么机会知道她的事。还有，我也不是故意不说她的事的，只是……嗯……”

这样嗯啊哦地好一会儿，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

所幸，姚笙仿佛没注意到他的困窘，只是沉静地问了另一个问题。

“她叫什么名字？”姚笙微笑道：“我是说，你这个新朋友有名字吗？”

“她叫精卫。”

“精卫，精卫……”姚笙煞有介事地念了几次，不再盯着狄孟魂看，转过头去看着遥远的星空。

暗地里，狄孟魂仿佛可以感觉到自己心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这个女孩子一定很美，人也一定很好，”姚笙背对着他这样说道：“有机会的话，带她来给我看看，好吗？”

虽然她这句话说得没头没脑，但是狄孟魂还是顺口答应下来。

“好啊！”

姚笙不再说话，整个岛上的夜色陡地陷入沉寂，远方的浪潮“唰”的一声掠过，开始在夜里涨潮。

狄孟魂看看姚笙，又看看春分点上的星座，一天下来，也觉得有点倦了，索性仰躺在地上，开始数着天上的星星。

数不到十来颗，眼皮转为沉重，便在星空之下陷入了睡乡。

这时候，姚笙缓缓地转过头来，晶莹的眼睛带着润的光泽。她望着狄孟魂睡着的神情俏立良久，才又缓缓地转头过去，继续凝望那远方的大海、明月、星光。

夜已深。

第七章 六千年前武学高手

这一晚上，狄孟魂睡得并不好，时时在梦境中出现不快的场景，有时梦见回到周族猎杀龙族的那个雨夜，有时又梦见特战队大厅那道眩目欲昏的蓝光。

在梦中，仿佛还见到南斗的白衣飘飘，但是在他俊美的容貌背后，却隐隐看见有什么极度可怕的形象出现。

梦境中的南斗仿佛一直在说话，说的是什么又听不真切。依稀之间，好像还有可怕的杀戮场面。

晶亮的巨刀迎面斫下，甚至连自己骨头碎裂的声响都听得一清二楚。

“吓！”

狄孟魂大叫一声，这才从梦中惊醒，醒来后，却发现已经是艳阳高照的早晨。

他定了定神，睁开眼睛后第一件事却是先望向姚笙所在的山崖。

海风轻轻地吹拂，吹动了姚笙的衣裳。她依然静静地站在那儿，也许听见狄孟魂的惊叫声，侧头看着他，淡然地笑笑。

“早安。”她说道。

“早安。”

狄孟魂有点迷迷蒙蒙地起身，走到几千公尺外的海边掬了把海水洗脸，这才神志恢复清楚。在海风中深吸一口气，只觉得神清气爽。

“噗”的一声，身后的翅膀不自觉地鼓动地来，将他带回姚笙的身旁。

的确，这又是另一个晴朗的好天气，仿佛来到这个时空以来，小岛一带的天空都是这样的清朗，和天界那一带的黏气息有很大的差别。

“今天还要去四周看看吗？”姚笙问道。

“也许吧，反正我们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做，”狄孟魂随口说道，话一出口，一种沉重的感觉突地涌上心头。

是啊！来到了这个时空，也不晓得下一步要做什么事，回到二十四世纪的希望好像也越来越渺茫，一时之间，简直不晓得该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阳风呢？”姚笙问道：“你不是说见过他的？”

“嗯！”狄孟魂点点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他现在的形态是一座森林，而且，昨天我和禹强还见过他，他的状况有点不好，但是禹强却说那是他快要变化之前的征兆。”

“我知道，“天人五衰”是吗？”

“可以这么说，不过罔强他们也把这种变化叫做“混沌”。”

姚笙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除此之外，他没再说什么了？”

“没有了。”

“他也没有再提过，艾杰克有没有再来过讯息？”

听见这个名字，狄孟魂睁大眼睛，才想起来到这个时空这么久，一连串的变故发生下来，居然忘了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时光局长艾杰克，在龙族时空的时候曾经极力要接狄孟魂、阳风和姚笙三人回到二十四世纪。虽然后来三人终于搭上了能让人在不同世界中转移的特殊现象“时光脉冲”，可是却阴错阳差来到了这个神话时空。

只是狄孟魂等人永远不曾知道，只因为当初来自二十世纪的蓝锐思硬要进入星座星图时光隧道，因而将许多时空世界的命运打乱，所以他们三人回到二十四世纪的期望，终究也只是一场春梦。

而和阳风的几次交谈中，他的确再也没提起过艾杰克的讯息。

“我没听他说过……”狄孟魂歉然地说道。“不过也可能他收到过。却没有提。下一次我一定去问问他。”

姚笙掩不住神情的落寞，只是摇摇头。

“大概也不用问了吧？我自己地想过，要再和艾杰克联络上，大概也是不可能的事了。”她勉强笑道：“也许就是这样，得在这个世界过一辈子。”

一时之间，狄孟魂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对于能否回到二十四世纪一事，他本来就远比姚笙看得开，再加上自己爱新鲜爱刺激的个性，身处一个全然未知的奇妙时空，对狄孟魂来说并不是件完全无法接受的事。

而且，现在所在的这个时空，又是个前所未闻的奇妙瑰丽世界，处处充满了谜团和新奇的事物。

过了好一会儿，姚笙才释怀似地转头看他。

“别尽说这些扫兴的事了，”她笑道：“今天要到什么地方去？”

几天以来，狄孟魂除了天界之外，已经去过了不少的地方，也看过不少奇妙的国度，但是东北角的大陆却还没有去过。

“东北角的大陆，我还没有去过，”狄孟魂说道：“也许我会到那儿去看看。”

姚笙微笑点头。

“那就去吧！不过别忘了多看点东西回来，这样你就可以告诉我了。”

“一定。”

顺着小岛上的海风，狄孟魂缓缓挥动双翼，腾空而起，顺着风的方向在海面上略事滑翔，便一个转折，往陆地的东北角飞翔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他却没来由地开始思索自己这种飞行的能力，和这对巨大且完全不知道来历的翅膀。

在拥有这对翅膀之前，狄孟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这种机会，可以不藉任何飞行器械在空中自在的飞翔。

而且，这几天下来，他还发现自己和这对奇怪的大翅膀配合得丝丝入扣，一点也没有生疏的感觉，心随意走，仿佛它是个从一出生就与他为伴的器官。

但是事实上，狄孟魂拥有这对翅膀的日子只不过短短几天，但是飞翔在空中的时候，却和天上的飞鸟一样自在灵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带着突如其来的咏叹式疑惑，狄孟魂还是悠游在空中，不一会儿，便越过一座青翠的大山，在大山的背后，眼前就映入一片繁花似锦的旷野。

绿草如茵的美丽草原中央，横着一道晶亮的蓝色河流。

昨天姚笙说过，说现在应该是春分刚过的季节，但是这儿，早春的风已经开始有了生命的迹象，仿佛在这一大片平野之上，充满了无穷的生机。

但是，这种生机和天界附近的女媧之野又有点不同，因为在女媧之野上那些花草，虽然一样有着明显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却像是旷野沙漠上的一片绿洲，那种生机盎然是比较点缀式的美感，虽然充满希望，但是仍然可以看见荒圯仓茫的痕迹。

不过，东北角大陆这块平野的生机又和女媧之野有所不同，在这儿，仿佛大地都被旺盛绵密的花草覆盖，远远看过去，有不少小小的村落散居在平野之上，那条晶莹的河川从平野中潺潺流过，一阵和风吹来，仿佛还可以听见有人在远方悠闲地唱歌。

一时之间，狄孟魂想到古代的典籍中，仿佛有过这种地方的描述。

“丰饶之土，肥沃天堂乐园，流着奶与蜜的平野大地……”

昨天姚笙还说，这是个金牛和双子交会的时空，充满了灾难与变化。但是看了眼前这一片美景，狄孟魂只觉得如果真有所谓的人间天堂的话，也

不过就是如此。

在平野上有时还可以见到缓缓走过的人类，在这片平野上的人外观和常人差不多，并没有其它大地上的奇异国家那样，充满了匪夷所思的外型。

眼前的这些人文明水平应该都还停留在相当落后的阶段，大多身上穿着褴褛的皮制衣物，手上拿的武器也都只是石砾一类的东西，并没有看到什么金属制品。

有几个在平野上的人们远远看见狄孟魂飞翔而过，还狂呼不已地趴倒在地，不住地膜拜着。

看来，张着大翅膀在天空飞翔的狄孟魂，在他们眼中也是个大神一类的神奇族类吧！

在这片平野上飞翔了一会，只觉得浑身像是沐浴在柔美带着花香的溪水之中，有点醺醺然的感觉。

突然之间，从原野上的风传来隐约的斥喝声音，这样的急促声音相当的突，和平野上的悠闲格调当然是绝对不相符的，一方面是好奇，一方面也没有什么目标可去，狄孟魂便在空中一个转折，飞向那阵斥喝声的来处。

发出斥喝声响的是一座小小山丘，狄孟魂飞近了些，才发现那些斥喝声并不只是一个人发出来的，仔细聆听，那声音虽然不大，却可以听得出来是许多人共同喊出来的声音。

小丘上有许多的树丛可供躲藏，虽然身处这样一个奇异的时空，狄孟魂在特战队中的战斗技能却也没忘，眼前的状况虽然引人入胜，但是他却也没敢掉以轻心。

虽然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时空世界中仿佛没有什么高危险性的状况，但是在二十四世纪时，有位特战队教官说过的话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小心驶得万年船，作战不是玩电动玩具，出错的话，代价就是一条小命，可不是“重新再玩”可以解决的。”

狄孟魂小心翼翼地压低身子，在很远的距离便着地行走，拨着树丛，逐渐向声音来处接近。

而在悄悄行进的过程中，他也可以将那些斥喝声听得更加清楚，发现那些斥喝声整齐划一，没有什么痛苦、欢乐的情感在内，反而有点像是特战队战技训练时的叫声。

他的脚步在树丛间踩过枯树，发出轻微的“毕剥”声响，混在那一连串的呼喝声中，很奇异地透现出宁静的格调。

最后一个树丛也到了尽头，狄孟魂小心翼翼地将枝叶拨开一个细缝，却看见了一副颇为壮观的景象。

原来，在树丛的另一端是个半山腰的平坦空地，此刻，却有着上百名精壮的汉子在那儿挥舞手脚，喝声过处，纷纷发出雄浑的“喝啊！”声响。

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史前世界的话，看到眼前的景象，狄孟魂会觉得这倒像是某个近似“练武场”的场景。

而这些精壮汉子们挥动手脚的姿势，就像是古代文明中常常提起的“武功”！

对于“武功”这一项学问，大多数的资讯在二十四世纪早已亡佚，只留下一点点似是而非的资料供研究者凭吊。

狄孟魂记得，在历史的记载中，这种“发挥人体潜能，达成互斗目的”的肢体动作，早在三四百年前的二十世纪就已经式微，连是不是存在过也有

很多人存疑。

根据某种称之为“武侠小说”的文学作品指出，如果真正会“武功”的学习者。可以纵跃极高、力气极大，使身体强健，甚至可以杀狮毙虎。

而有种称之为“点穴”的奇妙手法，还能将人制住，任你宰割！

不过，就和星座之学一样，狄孟魂同样也不曾将这种传说中的技能放在心上，认为那只是富有想像力的文学创作者凭空捏造的童话，没有什么可靠的事实根据。

而且，当年的历史教授在课堂上播放所谓的功夫巨星古代影片时，那位在古二十世纪会被视为功夫高手象征的大鼻子明星，引来的笑声其实远比掌声来得许多。

不过，此刻狄孟魂凝神看了眼前这群汉子的手脚动作一会，却逐渐有点诧异起来。

因为这些汉子们演练的动作之中，竟隐隐含有极大的动能，除了在动作间有着强劲的风声之外，地面上居然让他们的脚步划出一道道的深痕！

而其中有几个人动作大了些，顺手扫着了一旁的树木石头，那些树枝石块居然应声而碎，像是被枪炮击中一样化为尘灰！

狄孟魂有点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些大汉们的“武功”动作，眼神随着他们的队伍游移，这才看见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平台还立着一个人，定睛一看，却发现这个人的形貌非常的熟悉。

虎目含威，身材宽壮，全身像是蕴含了无数精力似的，连离他老远的狄孟魂都可以感受到那股压迫力。

这个站在小平台上的，居然就是大神羿！

那个背负着人，还能够在片刻里以凡人的肉身奔上天界的大神羿！

这时候，狄孟魂才想起来，在上天界的时候，他和南斗曾经见过羿奔跑如风的情景。

当时，南斗就曾经很奇怪地问过狄孟魂有关于武功的事。

难道这些汉子此刻演练的，真的就是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武功”？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他们又是从哪儿学来的？

看眼前的情形，难道是羿教给他们的？

可是，如果是这样，同样来自二十四世纪的羿又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

狄孟魂有点纳闷地看了一会，只见羿缓缓张开双臂，朗声说道。

“停手！”他的声音洪亮，彷彿可以传遍千里。“现在我们来打“蛇”！”

四周的大汉们纷纷停下手上的动作，凝神看着羿。

只见得身形雄伟的羿将右手高高举起，掌心向天，然后灵动地缓缓缩拢指尖，随着指尖缩拢的动作，五只手指指尖相会，集中一起，翻掌过处，整个手臂便像是一只怒蛇般地凝在空中不动。

原来，这就是“打蛇”的意思，这种动作狄孟魂并不陌生，因为在那名大鼻子古代功夫明星的经典电影中，就有这样的武术动作。

这部电影的名称，狄孟魂也记得，它的片名就叫做“蛇形刁手”！

随着羿的蛇形手势，大汉们也有样学样，纷纷做出蛇形的动作。

大神羿足不动、身不移，沉肘伸臂，似动非动地以手臂做出大蛇攻击的动作。

“记着！”他朗声说道：“要像蛇一样，静起来像山、动起来像风，又像静又像动，抓住机会就出手！”

大汉们纷纷学起他的动作，一时之间，众人的手臂像是蛇一般的扭动不已。

“忘了你们是人，要把自己当作是条蛇，从手臂上边开始，你们已经没有手了，”羿朗声叫道：“你们现在有的，只是一条蛇！”

一开始，大汉们的动作有些笨拙不顺，但是练了一会之后也就灵活起来，许多人的动作相当的迅捷好看，有几个大汉练得兴起还开始对打起来。

更奇怪的是，大汉们的出手过处，居然还会发出哧哧的风声。

练习“蛇”形动作的大汉中，有一对个子特别大的对打者打得兴发，那名脸色白净的大汉一声大喝，指尖如锥，便往一旁的大树树干上啄了下去。

“嘎啦”一声巨响，那株粗壮的树木居然就此应声断折！

看来，这些大汉们做出的武术动作可不是花拳绣腿，招招都是断筋裂骨的真正玩艺儿。

“蛇”形的动作练了一会，大神羿又高声呼喊出来，这一次，要大汉们练的是“虎”！

这种“虎”形动作则是双掌手指屈曲，像是虎爪一样的挥舞。

“虎”之后，则是“鹤”，“鹤”形动作和“蛇”形近似，但是动作却以前刺后缩居多。

狄孟魂很有兴趣地仔细观察这一幕有趣的练武场面，也约略知道这些动作应该都是从鸟兽的动作中得到灵感，因而诱发出来的。

在古代的武术记载中，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而且历史还可以推到春秋战国时期。

在那个时代，有位传说中很有名的神医“华佗”，除了医术高超之外，还曾经发展出一套近似体操的养生动作“五禽戏”。

据说，这套“五禽戏”的确有着很神妙的功用，除了能够养生，助人延年益寿之外，还是后世许多武学的发源。

狄孟魂躲在树丛后方，又看了一会大神羿和众大汉们的演练情景，众人演练的招式也从“蛇”、“虎”、“鹤”，逐渐演到“龙”、“豹”、“鹰”，每个招式都有着那些猛兽的动作特征，但是显然大神羿又在其中加上变化，所以打到后来，大伙儿的动作一致，拳风过处如雷似雨，充满了力与美，从远处看过去相当的整齐好看。

他看得正入神时，却冷不防在平台上的大神羿冷冷地往他的藏身处望了一眼，眼睛迸现出凌厉的精光。

第八章 大神羿的武学之道

被这样的眼神瞪了一眼，狄孟魂不禁怔了怔，正打算缩回树丛后方时，脚下陡地一凉，然后眼前的视界突地改变，变成了一片湛蓝的天空。

就在这迅雷不及掩耳的一瞬间，他整个人居然已经被提了起来！

但是狄孟魂并不是个易与之辈，在二十四世纪特战队中，他本就是個一流的技击高手，这时候的变故虽然让人来不及反应，但是他却在腾空的那一瞬间，便反身一记倒踢踢向后方，而且双手护头，以免受到进一步的攻击。

可是，这反应极快的一脚并没有踢中任何目标，只是“唰”的一声踢了个空。

然后，一股极大的力量从身后涌至，狄孟魂整个身子便已然被抛向空中，向大汉演练的人群中扎手扎脚地飞过去。

就是这样一个空中回转，他已经见到了身后的人，也知道把他抛向天空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将狄孟魂抛向人群的是两名身材也不是太高的汉子，但是两人的动作却仿佛一气呵成，从将狄孟魂提起、闪躲他的回击，到顺手将他抛开的动作极其流畅，一点也不觉迟滞。

人群中的大汉们纷纷发出暴喝，伸出手来就要抓住狄孟魂。狄孟魂一时间也忘了自己能够飞翔，在空中的时刻他心念电转，看清楚了落下的势子，也看见人们纷纷伸手来抓的情景，于是他看准了其中一名反应较慢的大汉，趁他还来不及伸手的那一刹那，双腿使劲一蹬，便在他的头上重重踩了一脚。藉势又跃了上去。

众大汉看见这一个精采的动作，有的人忍不住便喝起采来，但是更有人在一旁高声喝骂。

狄孟魂也因为这一缓冲，背上的翅膀适时拍动，便在众大汉的上空飞翔起来，看见他的这一副奇特形貌，众大汉的喝声逐渐变小，只是用诧异的神情仰望着他。

狄孟魂在空中环视了众大汉一周，便往大神羿的方向看过去。大神羿朗声大笑，双手向狄孟魂招了一招。

突然之间，令人难以置信地，狄孟魂只觉得自己双臂陡地一紧，鼓荡出强烈的气流，也看不见有什么特异之处，整个人却缓缓地被“抓”向大神羿的方向。

大神羿以同样的凌厉眼神看他，随着距离的接近，狄孟魂却发现平台上不只是大神羿一人。

在平台之上，像是即将有场宫廷盛宴似地，摆满了各式的山珍海味、美食佳肴。

而且，在众多美食的旁边，还有好几个看起来像是侍从的年轻男女。

不过仔细看了看，在这些人之中，却没有看见大神羿妻子的身影。

狄孟魂在那股巨力的簇拥下，缓缓接近平台，他不死心地又挣扎了一下，知道无法挣脱才颓然放弃。

羿的双臂缓缓拨开，继续将狄孟魂拉近，将他拉至身前不远处才放下手臂。

狄孟魂只觉身边的气流和制住自己的力量陡地消失，这时候他距离地面的高度并不高，于是一个蹲身，俐落地着地，惊疑未定地看着羿，一时之间，也不晓得他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

羿冷然地看着他，眼中神光湛然，看了一会，却突然开口。

“我见过你，很久以前！”他粗豪地说道：“你是那个在演习厅打恐龙的小兵！”

这句话一出口，便明显地透露出羿的身分，果然，他也是那个因为磁暴来到这个时空的生化警队队员。

狄孟魂缓缓地站起身来，不晓得该怎样接口。

大神羿转头，向台下的大汉呼喝一声，原先已经停下动作的大汉们，

这时又精力十足地开始演练起来。

“你知道我是谁吗？”羿朗声大笑，示意狄孟魂走到他的身边。

“你……”狄孟魂迟疑了一下：“你是潘朵拉核酸警队的成员？”

听到他这样说，羿的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

“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那种事情，我是不会再记得的。”

突然之间，狄孟魂忍不住心里一直存在的疑惑，冲口问了个问题。

“好久好久以前？”他问道：“有多久？”

羿皱了皱眉。

“这种事，我从很久以前就不去想它了，”他直截了当地说道：“但是在那之前我倒是算过，算算那时候也已经四百多年了。”

虽然这一个答案狄孟魂早已经知道几分，但是此刻听了还是有点令人震惊之感。

“不过我说过了，我以前是谁，早已经不太记得了，现在我是天庭的大神，而这些人……”他自豪地指着台下的大汉：“都是我的好儿郎。”说到这里，他的眼神变得更有神采：“看，他们打的拳还可以吧？”

“这种东西，”狄孟魂问道：“就是所谓的“武功”吗？”

听了他的问题，羿欢声大叫。

“你也知道这种东西叫做“武功”？”他兴奋地睁大眼睛：“你也知道这种东西是什么？”

“只知道一点点，”狄孟魂由衷地说道：“而且，以前我并不相信世上有“武功”这种东西。”

羿的心情显然因此感到非常愉悦，他从四下满满排列的食物中，提过来一只烧烤得香喷喷的乳猪，递给狄孟魂。

“吃！”

这几日以来，狄孟魂并没有什么机会吃到什么正常的食物，顶多只是采采野果，渴了就饮山泉，眼前烤猪的香味实在太诱人了，所以他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接过来，开始大口咬嚼。

羿也顺手取了个不知什么动物的腿肉，便和狄孟魂面对面大吃起来，台下的汉子们仍然卖力地演练各种动物姿态的拳术，呼喝声四起，算得上是热闹非凡。

狄孟魂畅快地嚼食烤猪肉，那肉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烤成的，味美多汁，吃着吃着，芳香的汁水从脸颊流下，他也顾不得样子好不好看，只是努力地吃着。

两人这样无言地相对大嚼了一会，羿突然间开口问了个问题。

“你也会功夫吗？”

狄孟魂诧异地看着他，摇摇头。

“对了，”羿点点头：“你刚刚还说不相信有这种东西。”

一声暴声传来，狄孟魂猛地回头，发现又有一棵大树从中断折，正惊人动地地倒了下来。

看来，又是什么人失手击中那棵树，将它拦腰打断。

但是，这种力量毋宁是非常可怕的，因为那算是棵相当大的树，要用器械锯断的话也要花上好一阵子的时间，此刻却被人空手打折下来。

像这种血肉之躯产生的力量，连听都没听说过。

“为什么他们有办法这样呢？”羿喃喃地问道：“为什么有了武功，力量

能够这样强呢？”

狄孟魂困惑地看着他。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些武功不是你教他们的吗？”

“是我教他们的，可是我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力量。”

狄孟魂狐疑地看着他。

因为，除了这件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那么，”他问道：“这些功夫又是什么人教给你的？”

在狄孟魂的思维中，凡事一定都有既定的脉络，一定有找得出来的蛛丝马迹。

这泰半是他从科学训练中养成的认知，但是这样的思考模式遇到奇怪的时空世界却处处碰壁，不时遭到严苛考验。

数不清有多少次，绝不可能出现、又和自己认知南辕北辙的现象，却活生生地在眼前悠哉游哉漫步踱过。

就像这次也是。

因为羿的回答居然是这样子的。

“没有人教我，”他大声地说道：“是我自己会的。”

说着说着，他又拿起一只烤鸡，豪爽地撕下一块肉，大口咀嚼。

而身边的几个少男少女像是训练有素的侍从似地，立刻抬过来一大盆芳香四溢的好酒。

“什么叫做“你自己会的”？”狄孟魂好奇地问道：“这种东西，没有人教过你你就会了？”

羿并没有立刻回答，只是将酒捧过，就着大嘴“骨碌骨碌”地将那一大盆酒喝了个干净。

醇酒、美食。

还有一旁随侍的少男少女。

狄孟魂突然发现，这个大神的行径与禹强他们绝不相同，与其说像个大神，倒不如说像是个尽情享受酒食之乐的豪客土王。

将那一大盆酒饮尽之后，羿满足地拍了拍胸腹，放声大笑。

“我自己会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声调透现着自豪：“所有的功夫都是我想出来的！”

“但是……”狄孟魂仍然固执地问道：“这种东西，你怎么可能自己想出来呢？”

方才，大神羿虽然眼睁睁喝下那么多的酒，但是粗豪的脸上却一丝醉意也没有，精神反而更加抖擞。

此刻，他便以这样的晶亮眼神瞪着狄孟魂。

“我想，在二十四世纪的时候，你们对生化人都有一种根深柢固的观念，觉得生化人一定都是死板板、硬邦邦的木头，没有想像力，也不太会联想，对不对？”

狄孟魂愣了愣，勉强地点点头。

这样的说法虽然不太友善，但是生化人的确有羿所说的这些特性。

“但是我要你知道，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的父亲是个正常人，我的血液中有正常人的血液，而且，我还有着锡洛央大学的医学学位，”羿沉声说道：“所以，我希望你知道，接下来我描述的状况，并不是我凭空想像而来的，那是我千真万确的经验！”

狄孟魂点点头。

“当年，我初到这个时空的时候，这个时空还不像现在这么平静，整个大地像被重击过的沙盘模型似的，处处充满破败的痕迹。而且，我几乎可以断定，那很可能是被我们的磁暴击中而产生的残破世界。”

“嗯！”狄孟魂点点头：“这点我和姚笙也谈过，我们也是一样的看法。”

“我是所有人里面最早来的，在那时候，大神之中只有南斗和我在这个时空，尹徐荷、庞格鲁、余力强他们……”他接连说了几个大神们的本来名字。“都是后来才到的。”

狄孟魂“嗯”了一声，心里却有点惊讶地低呼出来。

看来，南斗果然比所有的大神还要更早抵达这儿。

“我刚来不久，就发生了“混沌””羿望着远方，有点不自在地说道：“而且我那次的“混沌”并没有顺利变换过去，最后整个身子化成了透明的液体，流入江河之中。”

狄孟魂望了他一眼，知道他所言非虚，这种“混沌”不成功的情形。他在不久前就曾经亲眼见过。

“一旦化为透明，就是上百年的岁月，那种感觉是非常可怕的，你的意识和感觉存在于每一滴液体里边，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肢体、动作可以用，只是不自主地在平野间流动，只能仰望着天空，任它日晒、雨淋、风吹、雨打。

我在这上百年的岁月之中，像是关在二十四世纪的无声刑室一样，在我们警队的手中，不知道送了多少人到无声刑室中去过，虽然自己没待过那种地方，但是却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滋味。”

狄孟魂有点惊讶地点头表示同意。在公元二十四世纪中，因为灵魂组转移的科技已然成熟，“死亡”的定义早已和古代截然不同，所以，在那个时代中，最严苛的刑罚已不再是死刑，而是让犯人长期处于各种诸如断头、枪决、鞭打的虚拟刑罚，等到刑期届满，再让犯人回到正常世界。

而所有的犯人都公认，在这些刑罚中，最难忍受的，便是在服刑过程中全然听不到任何声响的“无声刑”。

因为早在文明的启蒙初期，人们就发现只要将犯人放在全然无声的环境之中，不出几天，就会让人发狂。

“严格来说，我在那段“混沌”的岁月中，是绝对听得到声音的，不只是声音，连触觉、视觉、嗅觉都清清楚楚，就是因为这样，才更让人受不了。”

“这样子有什么受不了的？”狄孟魂疑惑地问道：“不就是不能动而已吗？”

“你说得倒轻松，”羿瞪了他一眼：“你有没有试过，身体上某一个部位痒得受不了，但就是没有办法去抓？有没有试过某个地方痛得难受，就是没有办法去揉一揉？”说着说着，他突然激动起来：“你什么声音都听得到，但是眼前就只有那片大空，连要换个角度都不行，因为你只是一池水，没有办法站起来看这个世界……”

狄孟魂想了一下，开始觉得这的确是非常可怖的经验。

而羿仍然有点激动地继续说下去……

“每一天早晨，你看着太阳从眼前一分分的过去、下山，月亮升上来、再下去，就这样再过了一天，”他说道：“天上偶尔会有奇怪的飞鸟飞过，有时会有奇怪的生物从身上涉水过去，但是我不骗你，那却是我在这上百年的时光中最快乐的时候，因为你在最寂寞的时候，就是看到一只苍蝇飞过，也

会高兴得要命。”

狄孟魂愣愣地听着他的叙述，不但已经能够领会他的感觉，还在心中隐隐然出现一个清瘦俏立的身影……

陷身在小岛光幕中的姚笙，又何尝不是如此？

想到姚笙，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感到微微的心痛。

羿仿佛已经说得兴起，浑然没有注意到狄孟魂的失神，还是侃侃地继续叙说那百年的孤独。

“于是，我学会用想事情来过日子，想我的朋友，想我的童年，想我的求学时代，想生化警队的事。后来无聊得连警队门口看过的车牌号码都想过。

后来，我开始去想我在医学院中读过的医书，连一个字、一句话，只要是我记得的，我就去想，总要将它回忆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

我们在医学院中曾经读过一本古代中国的“针灸经脉概论”，但是我们并不是很看重这种古代医学，所以内容并不是记得很清楚。

后来，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可以想了，于是我又开始去回忆另一种医学理论，是那种从古代以来便是主流的西方医学，我在念书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其中的一门“大解剖学”。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闲得无聊，就拿“大解剖学”和“针灸经脉概论”比较起来，这一玩就玩出了心得，因为在基本上，这两门学问有很多冲突之处，但是我反正闲得无聊，就整天想找两边的毛病，但是却因此想出来许多很奇怪的想法。”

“什么想法？”狄孟魂这时回过神来，刚好搭上这个问题。

“我想到，也许这两种理论说的都是同样一件事。因为我整天看着天空，看着它刮风、下雨、打雷，然后放晴。”

“本来就是这样啊！”狄孟魂耸耸肩：“那有什么稀奇？”

“雨下久了，天上的气放尽了，就要放晴，对不对？”

“对。”

“因为下雨，地上多了许多江、河，江河的水气随着阳光蒸发，又到了天上，等到天上的气积够了，又要下雨，对不对？”

“当然。”狄孟魂有点不耐地说道，觉得他说的无非都是废话。

“那么，整个大地像不像一个人？”羿朗声笑道：“饱了要饿，饿了要吃，在过程中，人会放屁、打嗝，像不像就是刮风、下雨？”

虽然这个比喻有点粗俗不文，但是却有点道理。

“有点像。”狄孟魂点点头。

“流在大地上的水，像不像是人的血管？吹拂在草地上的风，像不像是人的呼吸？白天和黑夜，像不像人的清醒和睡眠？”

“像。”

“我记得，领悟到这些事的时候，是我“混沌”状态前十年左右的事，但是，后来的几十年日子却过得非常快，因为我将所有时间都花在思考这些人和天地的关联之上，而且，不晓得是不是幻觉，虽然当时我只是像一池水一样的“混沌”，感觉上，就好像可以感受到身上所有的血脉、经络正在蕴藏无穷无尽的力量，我的思想好像可以连结到每一条血脉，甚至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细胞的深处，不过，那当然只是抽象的感觉。”

狄孟魂出神地听着他的叙述，隐隐觉得好像其中藏着很重要的讯息，但是要具体思考起来，却又模模糊糊。

“后来，我将所有的血管部位都想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可以以做到一件有趣的事，那也就是说，虽然我还是没有形体，也没有行动的能力，但是我却能够依照自己的意志，在任何一个部位激起水花，卷起涡流，有时还可以将路过的飞鸟打下来。”

“但是，你那时候仍然只是一大池的水？”

“没错，”羿点点头：“这个时候，已经是大约八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八十……”狄孟魂喃喃地说道。

“对，整整八十多年，而在这段岁月之中，尹徐荷也来了，因为我有的时候可以看见她带着那群金毛乌鸦在天上跑来跑去，而丹波朱红应该也是这段日子过来的，因为我也曾经见过她和南斗经过，不过那时候她的形貌也还没变化，是一条极大的火龙。

弄清楚全身的脉络血管之后，我开始仔细观察所有经过的动物，在以往，我只是看它们一眼，也没有多留神，但是有一次，却让我产生了无比的兴趣。

当时，天空上有只苍鹰正在追捕一只燕子，那只苍鹰飞翔的速度并不快，算得上是相当悠闲，要比快的话，是比不上那只逃命的燕子的。

但是，说也奇怪，那只燕子怎么甩也甩不掉苍鹰，我仔细看了好久，才看出其中的奥妙。”

“什么奥妙？”

“原来，那只苍鹰的速度并不见得比燕子慢，而它之所以不用和燕子比快，是因为它可以巧妙地飞几个定点，就让燕子逃不开它的掌握。”

“我知道，”狄孟魂点头：“这个在古代的战略上也有同样的说法，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只是这样子，我还发现，苍鹰可以掌握燕子的动作，而且因为这样，无论燕子怎么躲，苍鹰都可以挡住它的去路，出手时刻虽然比燕子晚，但是到达定点的时间却比燕子快。”

同样的，这在古书上也有相同的说法。

“后发先至，攻敌机先。”狄孟魂喃喃地说道。

“所以我在后面的岁月中就一直在观察，观察这些自然生物的动静行止，也从中领悟到许许多多巧妙的动作。”

“那也就是为什么，你说没有人教过你这些功夫的缘故？”

“我这样说，绝对没有错吧？”羿自豪地说道：“本来就没有什么人教过我这些武功，勉强要说的话，如果我真的有老师，那些虫、鸟、鱼、兽才是我的老师。

从鹰的身上，你可以学到以静制动、一击必中的功夫。

从蛇的身上，你可以学到左右游移、抓到敌人的破绽那一瞬间，致敌于死命。

从鱼的身上，你可以学到巧妙的水中攻击方式，顺着周遭环境，事半功倍。

从蝶的身上，学到的是优雅的步伐，迷惑对手，从蜂的身上，则可以学到如刺般的杀手。”

“这些功夫，全都是从动物的身上学到的？”

“那倒不一定，”羿朗声笑道：“你在什么东西上头都可以学到领悟，水的流动、风的吹拂、打雷的声响、树叶的摆动，只要是你看得见的东西，都

可以得到灵感。”

“就这么简单？”狄孟魂好奇地问道：“你就是这样发明了这些功夫？”

“当然没这么快。”羿仰望着蓝天，摇摇头，脸上有着困惑的神情：“一切还要从我再度从“混沌”回复形体开始说起。

后来，我当然再一次出现了“混沌”的现象，这一次我顺利变化成功，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突然之间，狄孟魂冷不防想到一个疑问，便脱口问了出来。

“等等！”他好奇地问道：“一次就成功了？就变成现在的模样？”

羿谅解地点点头，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真正用意。

“我们几个人的“混沌”状态各自不同，像丹波朱红他们，有的经过了好几次的“混沌”，有的则到现在还没有幻化完全，”顿了顿，他说道：“就像禹强，他就还没有能力真正变成我这样的常人形状。还有，他们也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混沌”的状态中停留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的“混沌”大概都要多久？”

“一般来说，不是很久，快的话只要几天。”

狄孟魂想起了阳风，前一天见着他的时候，禹强便说他正处于快要出现“混沌”的临界状况。

“你还要不要听下去？”羿有点不耐地说道：“发什么呆？”

“听！听！”狄孟魂忙道。

“后来，我变回人形，发现自己的能力也变了，变得更强，而且能自由地转换形态，除了现在的人形之外，像丹波朱红他们那种巨大的火龙形态，我也可以做到。

但是，有一次我站在大海旁边看着海浪，看着水波的方向，突然想起我在“混沌”的时候领悟到的人体、自然之间的道理，也想到了那些动物的形态，想得入神，便随着动作手舞足蹈，后来打到兴起，便凝聚手掌上的气流，让它随意念打出去……”

狄孟魂望着他，出神地连话也忘了问。

“然后，我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沙滩上居然给我打出一个大口！”

“这也不见得，”狄孟魂谨慎地发出疑问：“你们生化警察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啊！”

“你们的力场，不也能做到这样吗？”

“没有错，”羿赞许地点点头：“本来我也以为是这样，虽然打出去的力比原来大得多，但是我并没有将它联想到别的地方去，只以为是因为自己的形貌变了，所以能力也为之增强。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为什么？”

“我这样闲着没事，就常常练着同样的动作玩，有时还加入许多自创的动作，后来，以这样的常人形态出现时的力量越来越强，能够空手杀狮毙虎，能够在水面上疾步行走，能够在树林枝叶间轻盈掠过，我渐渐发现，这种力量和我的生化组态“风”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狄孟魂摇摇头，书呆子爱辩的习性又不自觉流露出来。

“可是你自己也说，很可能是你的生化能力产生异变的结果啊！”

“不是这样，”羿斩钉截铁地说道：“因为，后来我又发现，这种洞悉自己已经脉，发挥极大能力的方法是可以转授的，那也就是说，不只在我自己的身上有用，连在平常人的身上也有用。”

狄孟魂还想和他争辩几句，但是想到平台下那些大汉们匪夷所思的巨大潜能，却又住了口。

因为那些大汉们的力量的确很可怕，起码在狄孟魂的印象中，就没有听过什么人可以空手斫下整棵大树！

“我试着将自己的感觉教给我这些儿郎们，”羿对这些大汉的称呼方式有点好笑，也不晓得是什么地方找来的：“起先，他们却笨得很，没有几个人听得懂，但是日子一久，总有几个聪明一点的领悟出来一小部份，然后，由他们自己转述这种感觉，就领悟得更快了。”

不过真的也要看天份，因为我教了好久好久，也只教出来这些儿郎，但是其中有几个也真的不错，除了我自己发现的方法技巧之外，他们还能够自己去发现新的“武功”。

狄孟魂点点头，继续看着台下的大汉们俐落地对打，而那些随着动作呼呼传来的劲风声响，依然让人动容不已。看来，这的确非常像是传说中的“武功”。

对打的大汉群中，有一名尖脸的细瘦汉子，身量相当的瘦小，但是和对手打起来却丝毫不落下风。狄孟魂凝神看了一会他的动作，发现他并不和对手正面交锋，而是以巧妙的方式将敌手的力量卸开。

有时候，突然间一个急速的出手，只是用指尖在对手的身上一擦，却让对手如临大敌般的避开。

羿顺着狄孟魂的目光看出去，很得意地点点头。

“像他这种手法我就没有教过他，而是自己想出来的，他的个子小，力气比不上人家，就发明了这种方法。”

狄孟魂看了一会那细瘦汉子的动作，忍不住喃喃说了句话。

“四两……拨千斤！”

羿好奇地看着他，鼓掌叫好。

“说得好！”他笑道：“不就是这样？四两的力，打得动千斤的敌手，说得好！”

狄孟魂苦笑。

“那不是我想出来的，早在几千年的古代典籍上就有过这种说法了。”

的确，眼前所见的武功动作，处处都可以在古代的武术记载中见到。虽然狄孟魂对这门功夫并不熟，但是却仍然可以想得到无数个名词。

四两拨千斤！

以柔克刚！

“卸”字诀！

还有，在武学传说中，最神秘也最引人入胜的“点穴法”。

正当他在心中努力搜寻这些字眼时，又听见羿在身后悠然地说道。

“我后来发现，这门学问其实是无穷无尽的，只要大自然存在一天，你就可以在其中找到无止尽的领悟和答案。”

““武功”……”狄孟魂喃喃地说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出乎意料，对于这个问题，羿却有着近乎肯定的答案。

“我从长久的武功经验中，感觉到人体似乎有许多不同的潜能，平常发挥出来的，其实只是小小一部份。”

“嗯！我也听说过这种说法。”

“那可不只是一种说法，在医药文献的记载上，多的是这样的例子，”羿

的眼睛发出晶亮的神采，仿佛此刻他并不是一个大神，而又重回当年研究医学的时光。

“发生急难时，只有五十公斤重的男人，可以空手举起小货车。火灾中，瘦小的老太太能够独力抬起一架钢琴。这样的例子，所在多有。

医学上说，这是肾上腺素发挥的作用，可是我却觉得，在它的背后有着比肾上腺素更深奥的原因。

这种原因，我想就和我的“武功”有着莫大的关联。”

“发挥潜能？发挥和肾上腺素类似的潜能？”

“不尽然，”羿摇摇头：“我觉得，不只是发挥潜能这么简单，因为我越深入研究，越发现人的体内蕴藏的秘密非常之多。

而且，我后来逐渐觉得，说不定我这些武功并不是“发明”，而只是一种“发现”。”

“啊？”狄孟魂好奇地问道：“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也许这些极强极大的能力并不是经由训练而来的，也许我们的身体本来就能够做这些事，只是因为某些奇怪的原因，这些能力被“封”了起来，所以就变成了一般人平平凡凡的样子。

但是，我领悟到了的这些“武功”，却可以将这种能力重新唤醒，将它释放出来。

而且，不只肉体上的力量是如此，连精神上、智慧上的力量都是一样的道理。”

这样子的说法，狄孟魂总算有点懂了。

但是“懂了”，并不表示自己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

“这只是一种推论吧？”狄孟魂固执地摇摇头。“没有真正的证据可以证明，对不对？”

“我的确没有证据可以直接证明，但是却有很多的例子可以支持我的说法。”

“请说。”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经过训练的钢琴家，可以在一秒钟内敲击键盘达近百次之多，但是常人却没有办法。

一个训练过的体操选手可以在空中翻斗，但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常人，十个里面却有九个做不到这件事。

而经由学习，产生的差异更是可怕，一个全然没受过教育的新几内亚野人，可以一辈子像是只兽类般浑浑噩噩过去，可是如果你将他送到文明国家受教育，他一样可以念大学，过文明的生活。”

“所以这才叫学习，才叫做训练啊！”狄孟魂皱眉说道，一点也不觉得他的例子有什么出奇之处。

“那你告诉我，这世上除了人类之外，有什么动物经过训练，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差异？经过学习，也可以产生天渊之别的后果？”

狄孟魂直觉就想，这种例子稍稍思索便可以想出一箩筐，但是想了一会，却有点发愣起来。

经过训练的狗，可以做出可爱的动作，但是那些动作毕竟还是脱不开简单的肢体行为，并没有什么复杂性。

经过训练的海豚，可以表演美妙通人性的特技，但是那却仍然只是海豚的游泳、跳水动作，也没脱离它行为的范畴。

想到这儿他才不得不承认，羿的说法也许真有那么一点道理：

“还有，你有没有发现，古奥地利的名音乐家莫札特，一生写出那么多惊世的动人交响曲。

但是，世上的人却有九成九花上一辈子，也挤不出一百曲子来。

古美利坚合众国的发明家爱迪生，一辈子发明了那么多东西，甚至改变了整个世界……”

“我知道，”狄孟魂接口道：“但是许多人却一辈子也拼不出来一个发明。”

羿赞许地看他，点点头。

“这个谜团的重大关键，”他说道：“就在于“差异”二字，当同样两个个体经过修正或训练，就会出现极大的差异时，其中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奥妙。”

“什么样的奥妙？”

“我刚刚不是向你说过了吗？”羿大笑：“也许人真的是一种许多能力都被“关”了起来的生物，人本来是比现在这个样子更厉害的，而且可能还要“厉害”许许多多，只不过被莫名其妙地关掉大部份的能力罢了。

而莫札特、爱迪生他们呢？

也许就是千年一见的漏网之鱼，凑巧比我们少“关掉”一些功能的幸运份子。”

狄孟魂承认，在之前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论调，听来相当的新奇有趣。

不过，也仅止于“新奇有趣”，因为有着过去的科学训练在心中根深柢固，仍然觉得这种论调只是个有趣的推理。

突然之间，平台下的大汉们起了一阵骚动，有好几个人纷纷怒骂出声。

“谁？是谁？”

“出来！”

第九章 南斗所属 轩辕部族

狄孟魂诧异地望着羿，却看见他脸上露出嫌恶的神情。大汉们一致地望向左侧的一处树丛，有几个人动作极快，一个纵身便跳进树丛之中，沙沙之声不绝于耳。

几乎就在他们跃入树丛中的同时，一道隐隐的白色光芒在树丛中出现，然后“砰砰”之声不绝于耳，还伴随着大汉们的惊叫声、怒骂声。

说时迟那时快，只看见跃入树丛的大汉们仿佛是碰上了一堵无形的墙，一个不漏地像是稻草似地，被人从树丛中丢了出来，

在树丛外的大汉们手忙脚乱地接住那几个被丢出来的同伴，因为他们飞出来的势子不小，有几个上前接人的也被撞个东倒西歪。

羿站在平台上，朗声发话。

“南斗，人来就算了，为什么把我的儿郎搞成这样？”

大汉们又惊又怒地围着那片树丛，从里面传来奚奚索索的声音。

然后，众人的眼中映入一道纯白洁净的光芒，从翠绿的枝叶中走出一个丰神俊朗的年轻男人，白衣飘飘，步履轻盈沉稳。

那人果然便是天界大神的第一号人物南斗。

“大神后羿，”南斗笑道：“咱们见面也不是第一次了，你的手下们为什么行这么大的礼？要不是我的骨头硬了些，不早就被他们拆散了？”

他一边说话，一边向平台的方向漫步走来，大汉们虽然神色阴晴不定，却都对他极为忌惮，南斗脚步过处，大汉们纷纷让出一条路来。

羿也笑了，眼睛却没有看着南斗，只对狄孟魂点点头。

“也许他们只不过不想死得不明不白，”羿大声笑道：“今天也玩够了，再见！”

这一声“再见”居然不是说说就算了的，只听见羿“虎”的一声高高跃起，身影在天空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在地面上几个起落，竟然真的头也不回地走了。

远远地，还传来他中气十足的呼喊声。

“儿郎们！还不走想干什么？难道还有人会请你们客吗？”

听见大神羿的呼喊，在平台上的少男少女纷纷攀爬下去，几个大汉过来将他们负在肩上，其余的大汉们呼喝着，络绎离去，离去时，居然没有一个人再多看南斗一眼。

不一会儿，原来热闹非凡的练武场，居然走得干干净净，连一个人也没有留下，以在地上留着纷乱的足迹，和平台上狼藉的美食好酒。

一阵轻风吹过，吹起了几片绿叶，显然是大汉离去前碰倒落地的，南斗悠然地伸手，捏住其中一片，放在眼前仔细端详。

狄孟魂呆呆地站在平台上，他并没有跟着羿那群人离去，因为不晓得他们要到什么地方，而且羿也没有出言相邀，跟过去的话，人家也不见得欢迎。

看来，南斗和这个时空世界的大神们处得并不好，除了共工和羿对他有明显敌意之外，其余的大神也好像和他并不亲近。

而且，除了丹波朱红之外，南斗对大神们的态度也相当不友善，当初上天界的时候，禹强曾经在途中兴匆匆地叫他，可是南斗却加快速度，将他远远抛在后方。

此时，南斗站在平台下方，抬起头来悠然仰望。

“狄孟魂，”他朗声笑道：“又见面了。”

狄孟魂点点头。

“又见面了。”

南斗衣袖飘飘，也不晓得他用的是什么身法，一眨眼便上了平台。

“还记得那天，我不是和你谈过羿的“武功”吗？”

两人在昆仑山巅看见羿背着他的妻干上山的壮观场面，当日上天界时，南斗的确问过他这件事。

狄孟魂点点头。

“现在你看过了他们的“武功”，感觉怎么样？”

“很惊人，”狄孟魂由衷地说道：“他们那可怕的力量并不是常人做得出来的。”

“那么，我又要问你同样的问题了，你觉得这些人的那些动作，和古代的“武功”是同样的东西吗？”

狄孟魂很认真地想了一下，摇摇头。

“我不晓得，如果我没有看过今天这些人演练的模样，我会告诉你，所

谓的“武功”只是古代人的美丽想像。”

“那现在呢？”

“现在？”狄孟魂摇摇头：“我真的不晓得了。”

南斗若有深意地望着他，仿佛想看出他这番话的真正含意。

“那……羿的那套理论，你觉得可能成立吗？”南斗微笑道：“我的意思是说，他说的那套“人类原先有许多能力，只是遭到关闭”的理论，你觉得如何？”

“这种事你应该去问他自己的，”狄孟魂摇头道：“我并不晓得他真正的理论依据从何而来，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呢？”

南斗微笑不语。

狄孟魂看着他的反应，又想起方才羿大笑后离去的神情。

“你们的感情不好，是吗？”他随口问道：“要不。你怎么不直接去问他？”

南斗冷然地瞪了他一眼，神色冷傲。

“我不会和他们感情不好的，”他昂然地笑道：“没有人有资格和我感情不好，即使有的话，至少也不会是他们！”

这样的话，狄孟魂其实是听不太懂的，一时之间，他并不晓得南斗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却也没有想问的念头。

在他的心中，隐隐然是偏向众大神的多，偏向南斗的少。阳风、禹强与他很合得来，那自然是不用说的了，就连从来不曾交谈过的女媧、羲和、丹波朱红也觉得要比南斗亲近许多。

就连暴躁的共工，甚至是痴痴傻傻的罔象，虽然他们的长相也许丑怪，比不上南斗的清朗俊雅、温文有礼，但是如果让他选择的话，狄孟魂宁可和罔象他们一起，也不想和南斗多说上几句话。

不过南斗当然无从得知他此刻心中的念头，只是自顾自地说下去。

“这些人，他们连自己是什么人，要做什么都未必知道，哪会有资格和我谈这些呢？”南斗笑道。“不谈这些人了，我要和你谈的，是其它的事情。”

说到此处，他缓缓张开双手，这个动作狄孟魂并不陌生，因为那便是南斗召来白云的手势。

云气缓缓在两人的脚下出现。离地极近。悬空飘浮。

“上来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狄孟魂迟疑了一会，才跳上南斗的云朵。

这种经验，他当然是不陌生的了，因为南斗的云气是种非常迅捷快速的飞行工具，在天空飞翔起来，速度比起任何大神都快。

随着两人的高度逐渐增加，整片青翠可喜的大地映入眼。这一片大陆应该可以算是个膏腴之地，放眼看过去，可以看见肥壮的牛羊、肥美的果树森林，还有晶亮的河川映着阳光，正闪闪发亮。

在天空盘桓了一阵，南斗绕了一个圈，往东方直行而去，在那儿有一片苍茫的黄土土地，大地之上散居着不少的小小村落。

“每一个大神都有自己的属地，管理着土地上的人和动物，这一片土地，便是我管理的部落。”南斗说道。“我管这些部落叫做“轩辕”。”

第十章 玄学奇幻世界

从部落的上空望过去，这些部族的文明水准并不高，连房子都没有固定的形状，象是在地上挖个大洞，然后在上边构几块大石的简陋土洞，有的则是用树枝架成的简单房屋。

部落中的人身上大半都穿着兽皮，只有几个人身上有着象是树皮纤维结成的粗布外衣。

狄孟魂还注意到，这些部族是有旗帜的，虽然旗帜上的图案古拙简单，却看得出来画的是一只只狰狞的巨龙图腾，和龙族的旗帜有点类似。

“这些轩辕族人是我的子民，”南斗说道：“如果照羿的说法，他们便是我的“儿郎”。”

轩辕国的人们看见南斗的身影，纷纷跪倒在地，欢呼不已，人群之中有个英武昂然的中年人迎向前来。

“拜见南斗星君。”那人说道，并且也跪倒在地。

“这个人就是轩辕族的族长，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公孙，所以叫他公孙轩辕。”南斗说道：“起身。”最后一句话，是向那个名叫公孙轩辕的族长说的。

轩辕族的部落散居在平野之上，彼此的距离不远，南斗将乘云缓缓落下，和狄孟魂两人在轩辕族的各村落间信步而行。

走到河畔一处树林旁，在树林中有不少女人在那儿采摘树叶，每个人手上都提着极大的篮子，将树叶装满。

而在树林旁另有一块空地，空地上立着为数极多的大篾子，那些篾子应该是由细木条编织而成的，手工粗糙，上头排满了鲜绿的树叶，树叶上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那儿。

狄孟魂好奇地走近了些，却惊讶地发现每一个大篾子的树叶上都爬满了白色的蠕虫！

他惊讶地看了一会，有个答案便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之中。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一定是古代的“采桑养蚕”场景！

虽然在二十四世纪的时代，这种古人取得丝制品的方式早已失传，但是在历史的记载上却留下许多的痕迹。

象狄孟魂自己虽然不曾亲眼见过这种取丝的方式，但是却在记载中读过许多次。

相传这种取丝的方式，是古代中国始祖“黄帝”的妻子嫫祖发明出来的，养蚕者采摘桑树的树叶养蚕只，等到时机成熟时，蚕只会吐丝结茧，从这些色呈黄色白色的茧包上，便可以抽出品质极佳的丝线。

狄孟魂很有兴趣地看着桑女们采叶的情形，又看看那些为数众多，死命啃着桑叶的蚕儿，觉得非常新奇有趣。

从他的身后，这时传来南斗悠然的声音。

“养蚕取丝，”他说道：“是我教他们这么做的。”

狄孟魂望着他，点点头。

“这些蚕是本来就有的吗？”他问道：“还是你给他们的？”

“这些蚕种本来就有，但是有的丝并不好，所以我就教他们将丝吐得多的蚕交配一起，久了之后，就变成了这些能够吐出好丝的蚕。”

“以你的能力，难道没有办法一下就将这些蚕种改良吗？”狄孟魂好奇地问道：“为什么还要他们自己配种？”

“因为自己找出来的方式，才是什么人也夺不走的。”南斗的神情肃然。
“我不一定会永远在他们身边，总有一天，他们得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能什么都靠我。”

两人从桑林的旁边走过，越过一个小小的平野，来到另一个村落。

在这个村落之中，零零落落地散置着不少奇形怪状的小屋，有的小屋体积非常袖珍，连人也挤不大进去。

其中一栋小屋前跪着一个男人，他的动作相当奇怪，狄孟魂看了南斗一眼，便信步走过去看看。

那个男人跪在小屋前面，口中念念有词。并不时从地上撮起一把细土，撒在面前，然后更虔敬地做出膜拜的动作。

看来。这象是个原始的宗教崇拜仪式，大概是此时的文明还没有进步到能够制作出燃烧的檀香，所以使用撮土的动作代替。

狄孟魂看了一会那男人的动作，却听不懂他念的是什么语言，环视四周，所有的人做的动作都象是原始的宗教膜拜，虽然有趣，却仿佛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这也是你教的？”狄孟魂后退几步，有点神情古怪地对南斗说道。“很特别。”

南斗微微一笑。

“你觉得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对不对？”

狄孟魂看了看另一个男人，同样也是喃喃自语，手上却捧着一个龟壳在火堆上面烧炙。

“嗯！”他点点头。

“那你再注意看看他们的动作。”南斗指着另一个闭目凝神，指尖指着天空的男人。

“看看他在做什么。”

那个人一脸浓密的胡须，口里念着奇特的语声，这样念上一会，动作突然加大，而且还发出巨大的吼声。

“叱！起！”

就在这一刹那，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形发生了，随着那男人的叫声，他的前方不远处有一块大石居然“唬”的一声，夹带砂石，腾空而起。而且还在空中飘浮不动。

那一块大石少说也有一两吨重，用器械移动也要花上不少力气，如果是空手去搬的话，大概也要十来名大汉才能搬得起来。

但是，此刻那男人却只是暴喝一声，整块大石便应声而起！

狄孟魂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块大石头，看了良久，还是无法相信眼前所见的景象。

那男人将大石“叫”起来之后，便重新瞑目专心念他的奇特语言，仿佛那块大石已经不再重要。

说也奇怪，那块悬空飘浮的巨石并不因此而下落，仍是悬浮在半空之中，一点也没有下落的迹象。

这时候，在“叫”起人石的男人身边不远处，又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奇景。

这一次做出奇特动作的是一个瘦小干枯的老人，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是喃喃地念着一些奇怪的语言，念了一会之后，身边逐渐出现淡淡的黄色光

芒。

这时候，老人的脸上隐隐可以看得到汗珠。他的语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密，然后，同样也是一声大喝。

“叱！”

随着喝声，老人一个纵身，便往身旁一处火堆跳了下去，几乎是跳下去的那一瞬间，火焰立刻占满了他细小的身影。

“危险！”在一旁观看的狄孟魂忍不住叫了出来，但是因为两边有一段距离，也来不及前去阻止。

而身边的南斗却还是面无表情，仿佛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那老人的小小身影被火光吞噬，不一会儿便已经全然不见踪影。

狄孟魂疑惑地看看南斗，不晓得这样的自杀动作有什么用意。

“有点耐性，”南斗微笑道：“过一会儿你就如道了。”

狄孟魂还想问些什么，突然间，眼睛瞥见火堆旁有着什么东西正在蠕蠕而动。

那是一团小小的火光，随着火焰的流动逐渐变大，逐渐变成了一团人形大小的烈火。

“轰”的一声，有个人从火光中陡然跃了出来，那人着地之后半跪在地。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站地来。

仔细一看，从火光中跃出的那人，便是方才“葬身火堆”的老人。

狄孟魂心念一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个奇异现象的答案。

“那人也是个生化警队的队员，是不是？”他肯定地说道：“是阳风他们的队友。”

南斗摇头。

“不是，他只是个轩辕族的老头子，和阳风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真的不是阳风他们的人？”狄孟魂疑惑地问道：“那为什么他可以跳进火中，却一点事也没有？”

“这就是我要和你谈的事情，那个老头子的确不是阳风他们一类的生化人，可是我却发现，只要教他们念一些特定的话，就能够做到许多他们能力所不能及的事。”

“教他们念？”狄孟魂奇道：“这些话是你教他们念的？”

“嗯！”南斗点头，但是却仿佛有什么东西百思不解似的，皱起了眉。“但是其中却有着更令我搞不清楚的关键。”

“什么样的关键？”

南斗沉吟了一会，却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姚笙告诉过我。说你在你的时代是个研究过许多历史题材的人，是小事？”

“只是读过一些关的书，并没有真正地深入研究。”

“在你看过的书中，谈过这种现象吗？”南斗问道：“我的意思是说，这种说出特定声音，便可以做到一些人力难及的字，你看过这样的记载吗？”

狄孟魂想了一会，不禁张大口，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说出特定声音，能够做出人力难及的事”，乍听之下并不容易理解，但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却有一个名词恰好能够贴切地描述这种奇特现象。

咒语！

虽然从来不曾有过科学的证实。但是，在世界上几个著名文明的发展历史上，却不约而同地，都有过许许多多的咒语传说。

在古代中国的许多记载上，念动咒语能做的事非常之多，能够招灵、卜筮、祈雨，甚至于，在某些传说上，念动所谓的咒语真言还能够“移山倒海”！

而在南美洲的传说中，也曾提及某些巨大金字塔的完成，是靠“一个神力强大的侏儒，以咒语在一夜间建造完成”的。

还有，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建物之一，古埃及的金字塔，建成金字塔的巨石如何搬运始终是一个谜，而在古代的记载中，至少有几次曾经提及“以咒语搬动巨石”的奇异描述。

南斗仍然静静地凝盟狄孟魂。

“有吗？”他问道。

狄孟魂骇然地点点头，嘴里却仍然固执地维持他一惯的唯物论点。

“有，在历史记载上，这种东西叫做“咒语”，但是却只是一个传说，并没有此类的科学证据。”

南斗轻松地微笑。

“我不晓得你们的研究是什么样的角度，也不晓得为什么这种“咒语”会不受你们的重视，但是我却可以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所谓的“咒语”是真正存在的东西。”

狄孟魂想说些什么来驳斥南斗，却一时地想不出合适的话来。

南斗仿佛能够看透他的心思似的，促狭地微笑看着他。

“想不想试试？”

狄孟魂深吸一口长气，知道自己可能又已经在轻叩另一扇神秘的大门。

而轻叩这种大门之后，永远都是同样的一个结局。

面对这种亘古之谜似的诱惑，他永远都会义无反顾地一头栽进去，即使是有着生命危险，也一样会被它吸引进去。

“当然。”狄孟魂点点头，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驱动大石头的“咒语”比较简单，”南斗说道：“只要盯着你的目标看，你先选一块石头。”

狄孟魂环视四周，挑了身旁一块光滑的巨石。

“盯着你的目标看，然后，跟着我念，”南斗说道：“伊、藏、巴、捺、查念、查耶、哈！”

狄孟魂迟疑了一下，也跟着他念了一遍。

“伊、藏、巴、捺、查念、查耶、哈！”

“伊、藏、巴、捺、查念、查耶、哈！”南斗重覆着又念了一遍。

“伊、藏、巴、捺、查念、查耶、哈！”狄孟魂也再次念了一遍，心中却觉得自己象个傻子。

可是，念了第二次之后，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他逐渐觉得自己的意念仿佛凝聚在大石之上，奇怪的是，那种感觉并不费力，仿佛那块大石只是一片微不足道的纸张。

“伊、藏、巴、捺、查念、查耶、哈！”他跟着南斗又念了第三遍，不晓得为什么，一股精力满溢的感觉突然从腹中升起，象是有形的气团，经过喉头，不自觉凝聚成一道气流，从丹田里宏亮地发出一声暴喝。

“叱！起！”

“唬”的一声，那块大石应声而起，同样也是缓缓悬浮在空中，仿佛没有任何的重量。

狄孟魂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块大石，良久，才转头看着南斗。

南斗赞许地点点头，仿佛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没有错，这块大石便是被你的“咒语”举起的，只要念得正确，基本上，什么人都做得到。

虽然这样的情景千真万确出现在眼前，但是所有的迹象都是在和狄孟魂已知的科学原理相违背。

因此，在这一刹那间，狄孟魂只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个脑子一片空白的傻子，浑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从何说起。

“那么……那种在火光中消失的能力，也只要念对咒语，就能够做到？”他喃喃地问道。

“可以。”南斗肯定地点点头。

狄孟魂还想再问些什么，这时候，突然从身边传来一声惊呼。

发出惊呼声的是那名烧炙龟甲的汉子，南斗和狄孟魂走过去，看见那汉子手上握着龟甲，脸上的表情又惊慌又迷惑。

“什么事？”南斗问道。

那汉子指着龟甲上烧炙形成的纹路，迂回曲折，也不晓得他指的是哪一条条纹。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他惊惶地说道。“大灾难，大灾难……”

南斗神色凝重地看着龟甲，良久，却突地把龟甲踢个老远，这个动作突非常，狄孟魂不禁吓了一跳，那个汉子更是惊惶，连忙跪倒在地。

南斗却不再理他，也没再说话，只是缓步踱向附近一个小小山丘，狄孟魂迟疑地看了看四周，也跟了上去。

从小丘上仰望天际，一片大好的江山，虽然天际仍有不少亚维空间的奇特颜色，但是仍然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美丽世界。

天界大神之首南斗这时候伫立在小丘之上，静静地望着天空出神。狄孟魂走到他的身后，一时之间，两人静默无言。

过了好一会，南斗才开口喃喃说了句话。

“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

“啊？”

狄孟魂又听不懂他的话了，这句话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回答，如果是个身处二十世纪古代都市的上班族，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对环境产生倦怠的无力感。

对狄孟魂来说，则可以解释为他对这个时空世界许多谜团产生的诸多疑惑。

如果是出自南斗之口，那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因为这个神秘的大神处处显现出令人费解的气息，连他来自什么地方、什么时代都没有人知道。

南斗又沉吟了一会，才回头看着狄孟魂。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知道那些咒语吧？”

“嗯！”狄孟魂点点头。

“你在你的时代，是一个研究过不少东西的人，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以你观察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问题倒是有点不好回答，来到这个时空之后，狄孟魂也时时想过同样的问题，但是早在几个无法解释的现象陆续出现后，他早已放弃找出答案的念头。

“我不知道。”狄孟魂很老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原先我以为我知道的，但是有太多的现象实在超出我的知识范围，所以我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了。”

“一般来说，要找出一个时空的真相，得先从它的时间、空间找起，”南斗问道：“你原先是个来自二十四世纪的人，后来去过另一个时代，最后才到这儿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按照年代来说，我们是处于西元前四千多年的时代，”狄孟魂说道，突然间，心中一下子有了个主意，想顺着这个回答套套南斗的话，于是他接下去说道：“这个时代，离你的时代有多远？”

南斗淡然地笑笑。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也不属于任何地点，问我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他冷冷地说道：“还有地点呢？你觉得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如果以我的直觉来说，和古代的中国应该有莫大的地缘关系，因为在这个时空中发生的人、事，其实在古代中国的传说里都或多或少提到过。”

“哦？”南斗扬了扬眉，却很出人意料地，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再追问下去。

“你不是要告诉我，为什么你会知道那些咒语吗？”狄孟魂好奇地问道。的确，这是此刻他心中最想知道的答案。

“我对你们这个世界，其实是非常不了解的，”南斗悠然地说道。狄孟魂从他的说法中，发现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因为南斗居然用“你们”来称呼这个时空中的人与事，但是这个疑惑只在心中一闪即逝，也没放在心上。

“比方说，为什么这个世界里充满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怪力量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奇怪讯息呢？”

狄孟魂想了一下，很诚实地摇摇头。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来到你们这个世界以后，发现这儿蕴藏着许多看不见、感觉不到的巨大力量，沉睡在许多的角落，而且也隐藏着无数的讯息，处处存在，平时却很难看得出来。”

狄孟魂发现南斗又用了一次“你们”的说法，但是对于他接下来所说的论点，隐隐然有一丝光芒在脑海中出现，于是也不打断他，让他继续说下去。

“这个世界，象是一个设计完全的精密仪器，以很流畅的方式运作，处处合情合理，但是运作之间又不见任何痕迹。”南斗说着说着，转头凝望狄孟魂：“我这样说，你听得懂吗？”

“懂，”狄孟魂点点头：“其实在从前就有人说过这个道理，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说“一粒砂成一大千世界”。”

“一粒砂成一大千世界？”南斗赞许地点点头。“说得好，原来还有人看得出来这个道理。”

“其实羿也说过同样的事，”狄孟魂说道：“他的“武功”有很多道理就是从这儿想出来的，说人的身体和大自然是一样的结构，从自然的现象就可以得知人体的状况。”

“不只是人体和大自然这么简单，”南斗摇摇头说道：“我发现，你们这个世界之中，可以用一扇一扇的门来比喻，每一扇门的后方有不同的巨大力量、庞大讯息，以要找对了钥匙，这种力量便可以为人所用。”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了，早在人类科学萌芽的初期就有这种认识了，所以人才会发明蒸汽机、涡轮机、电脑、炸药。”

“我所说的钥匙，是比这些还要有用上许多的钥匙。你说的那些机器，要用出力量的话，还得要有机械的辅助是不是？但是真正的钥匙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只要有你一个人在，就能够用出许多极大的力量。就象我刚刚教你用的咒语。”

“这些咒语，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我在一个偶然的发现中，一些特定音节的声音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力量，而基本上，只要排列得当，几乎可以用声音做任何人力难及的事。”

“真的这么厉害？”狄孟魂怀疑地问道。

“这些能够驱动隐藏力量的咒语为数非常之多，到目前为止，我发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份，至于要将它们全部找出来，就不是我的能力范围的事了。”

“这种力量，真的是咒语发出来的吗？”狄孟魂问道：“为什么只是简单的几个字，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想你还是没有弄懂我的意思，”南斗微笑道：“咒语本身并不是力量的来源，就象我说过的，它们只是钥匙，功能并不是发出力量，而是打开门，帮你得到门后面蕴藏的力量。”

懂了。

狄孟魂在心中低低地喊了一声，那也就是说，产生巨大力量的并不是简单的几句咒语，而是另外的来源，咒语只是将那些力量引导出来。

让那个老人在火光中消失，又在火光中出现的，应该也是同样的力量。

不过弄懂了这一件事，还有另外一件事也令人非常的好奇。

“还有另外一件事，刚刚那个人烧龟甲又有什么用处呢？为什么他看了龟甲上的纹路就开始大惊小怪？”

南斗又想了下，从地上捡起一块人头大小的土块，捧在手里。

“这样一块土块，如果掉在地上，会碎成几块？”

狄孟魂愣了愣，不晓得他有着什么用意。

“我怎么会知道呢？”

南斗笑了笑，将土块往地上一掷，裂成数块。

“如果我告诉你，这块土块要裂成几块是早已注定好的，你相信不相信？”

“不相信。”

“好，那我就再试一次，现在你再捡起一个土块。”

狄孟魂依言从地上捡起一个土块，这次捡起来的大小和方才那个差不多。

南斗从一旁的小树上摘下一片叶子，在手上撕碎，往上一丢，那些树叶碎片随风飞舞，翩然落地。

南斗锐利的眼光细细地看着叶片落地的排列方式。

“风天小畜，木金交克，”他喃喃地说道：“阴木阳金，相克相吸，密云

不雨。”

说着说着，他盯向狄孟魂。

“不曾裂开。”他沉声说道：“丢。”

狄孟魂依言便将手上的土块往地上重重一丢，说也奇怪，不晓得为什么，土块落地，在地上重重地发出“堵”的一声，却果然维持原状，并没有四散开来。

“为什么……”他好奇地望着南斗，想知道他为什么能够猜出土块落地不碎的状况。

“别问我原因，因为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观察这个世界许多年之后，得出来的一些规律，”南斗说道：“这个世界存在着非常精密准确的规律，从任何一件小小的现象，只要你会解读，就可以准确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象刚刚我从树叶的排列上知道，这是一个叫做“风天小畜”的迹象，如果用在天气的预测上，是云层浓密，却不下雨的天气，如果用在人身上，便是停滞不前的状况。”

狄孟魂皱着眉看他，因为突然间他又想起来，南斗的这项理论又和某种玄学理论暗合。

卜筮、算命！

而最早的算命方式中，的确就有着燃烧龟甲，从纹路中得知吉凶的一门学问。

方才南斗所说的那些古怪名词，也和历史上的一本奇书有点相似。

易经！

根据古籍记载，相传易经是周文王所著的奇异典籍，后来还经过古中国学者孔丘的整理。这本奇书最引人入胜的特点在于，几乎可以将它运用在所有的事物之上，有人认为它是本教人治国的典籍，有人认为它是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体认，更有人将它认定为算命玄学的金科玉律，举凡医学、武术、风水堪舆、奇门遁甲都和它有着莫大的关系。

“易经……”一念及此，狄孟魂忍不住喃喃地念出声来。

“什么？”南斗好奇地问道：“什么“易经”？”

狄孟魂将后世对这部奇书的一些描述简单说给南斗听，南斗听了之后，沉默半晌，良久，才豁然开朗地长长吐了口气。

“原来如此，”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原来真有人想出来这种东西。那么，医药、风水堪舆、奇门遁甲又是什么东西？”

讲到这些，狄孟魂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因为这些玄学范畴的学问，向来不是他的专长，他甚至还对此时时抱持嗤之以鼻的态度。但是南斗仿佛对这些东西极有兴趣，虽然狄孟魂所知不多，但是他还是钜细靡遗地问着那些有关的名词。

面对着南斗锲而不舍的询问，狄孟魂也就只好搜索枯肠，从脑海中找出那些片断记忆，什么朱雀玄武，什么五行相生，什么君臣佐使，总之，南斗象是最用功的学者一般，不停地问着许多问题，而狄孟魂也尽可能地认真回答。

这样一问一答间，时间流逝得极快，等到南斗终于停下来时，这一天已经过去。

最后，南斗还是沉静地露出俊雅的笑容。

“这些东西非常有趣，我可以将它们传给我的子民，看他们能不能再研

究出更精密的东西。”

经过这一整天来的谈论，狄孟魂觉得相当的疲累，却不知道南斗将这些学问传给轩辕族人有什么用处，只好无奈地笑笑。

第十一章 爱情到底是什么

其时已经是黄昏时分，这一天以来天空晴朗无云，所以夕阳映照下的地平线看不到什么云霞，只是一片醇净清朗的橙色天空。

在西侧的远方天空，隐隐可以看见一道金黄色的光芒，从光芒的强度和大小看来，应该是太阳神之母羲和的身影，经过一天的忙碌绕行，也已经到了可以休息的时刻。

不知道是禹强还是阳风说过的，说羲和的栖身之处是一个叫做“汤谷”的地方，她和她的十只金乌鸦在每天日落后，便回到这个奇妙的山谷休息。

静静地，从西方的天空远远掠过一道火红的身影，那道火红的光带看起来充满了炽热的火光，仿佛是一条巨大的火龙，但是姿态又优雅得像是彩虹。

火光在橙红色的夕照下轻盈地盘桓飞舞，向两人的方向逐渐接近，等到距离近了些，狄孟魂已经可以在火光中看见一个美丽女人的身形。

丹波朱红。

当然，在这个时空里，她早已成了著名的火神“祝融”。

早在二十四世纪的潘朵拉核酸警队时代，丹波朱红便是一个出名的美人，虽然她的脾气像火一样的难惹，却仍然是警队中人梦寐以求的美貌女子。

在火光中，丹波朱红白皙的肤色和翻腾的火焰恰成鲜明的对比，在艳丽中还带有一股令人目眩神驰的英气。

她的身影在黄昏的天空中变化万千，仿佛是一只带着火焰的画笔，时而火光翻滚，时而拂摇轻盈，如果橙红的天空是幅画布，她此刻就象是一支灵动的画笔，笔端还带着活力十足的熊熊烈火。

狄孟魂看了一会丹波朱红的飞翔情景，不经心地看了身旁的南斗一眼，却发现南斗也痴痴地望着远方的丹波朱红，脸上露出茫然的神情。

从第一次见面以来，南斗给狄孟魂的感觉总是冷静倨傲，即使是露出笑容，总也不带一丝丝的感情，仿佛他只是个站在云端俯望俗世的人。

不过，这样说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南斗本来就是神通广大的大神，并不能算是普通人。

但是，此刻他的表情却像是个坠入情网的十六岁少年，也因为如此，总算有了一点点人性的味道。

“爱，是什么感觉？”南斗喃喃地说道：“喜欢上一个人，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问题，大概从有人类以来就时时出现在午夜的星空下，出现在花香的森林中，出现在潮来潮往的大海边，也出现在凉爽的春风里。

但是，能够具体回答出来的人，也许至今还没出现。

当初在十二星图的时空中，时光英雄葛雷新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情字一物，是不是种宿命而来的纠缠，像一张绝无可能遁脱的巨网，任你是盖世英豪、天神能人也无法脱逃？

“为什么你们会有爱？”南斗继续问道：“爱那么的痛苦，那样的折磨，为什么你们还要有爱？”

狄孟魂有点不解地看着他，虽然只是短短几句话，却不是很容易让人听得懂。

不只是内容不懂，连南斗的语气也令人费解。

再一次，南斗又用“你们”来称呼狄孟魂了，而且听他的语气，仿佛他对“爱”这种事情一无所知，是来到这个时空才开始领会的。

他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但是转念一想，也许南斗的来处本就是一个超乎平常人认知的地方，也许他的时代已经成为一个科技极端先进的世界，人类的情感已被冷冰冰的机械取代，可能就是因为如此，他才会问出诸如“为什么你们会有爱？”之类的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是像狄孟魂一样的平常人，或许已经陷身情海无数次，却也很可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一无所知。

而南斗居然仍像是个小男生一般，迳自喃喃地问着问题。

“我对她是这样的照顾，对她这样的保护，为什么我还是不知道，她是不是爱我呢？”说到这里，他茫然地问着狄孟魂：“要怎么样，才知道她爱不爱我？”

“你说的她……是丹波朱红吗？”狄孟魂小心翼翼地问道。

“当然是她，从她一到这儿开始，我就无时无刻都想要见到她，希望她永远在我的身边，无论是谁，都不准把她从我的身边抢走！”

“嗯！”

一时之间，狄孟魂也不晓得该说些什么好，只能含糊地应了一声。

“她应该会爱我的，对不对？”南斗问道：“因为我很爱她，对她很好，她一定会爱我的，是不是？”

如果今天是个普通人，比方说，是个特战队的弟兄，也许狄孟魂会仔细告诉他一番道理。

“不见得哪！因为感情这码子事并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

但是此刻在他眼前的，是南斗这样神通广大的人物，他却反倒不知从何启口。

“应……应该是吧！”狄孟魂勉强说道：“也许你应该去问问她自己。”

这倒是狄孟魂心中的肺腑之言，同时，他还想起另外一件麻烦事。

听禹强他们说，丹波朱红在二十四世纪的时候，还有个未婚夫，这个未婚夫现在也在这个时空之中，而且还是南方天庭的重要人物。

水神共工。

想着想着，突然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起来，即使是凡人，遇见这种三角关系总是件难解的谜题。

如果三角关系的主角是像南斗这样的大神，岂不更是难解难分的可怕问题？

想到这儿，狄孟魂突地有种哑然失笑的感觉，因为这时候，对于南斗方才的问题，他突然有了个答案。

“为什么人会有爱？”

这个方才南斗满怀疑惑提出的问题，显然也是困扰这位无所不能大神极深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便是身为人的宿命，”如有可能，他会向南斗这样说道：“不管你是达官贵人，即使是你变成了天神也是一样，生、死、爱、恨会伴你一生，直到你不存在为止。”

当然，这种回答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是不可能说给南斗听的，话又说回来，关于爱情的鉴言，千句里总有九句是恋人们听不进去的。凡人如此，狄孟魂想，就算是南斗这样出色的神界人物，只怕下场也是一样。

远方的天边，丹波朱红化成的火龙依然在夜空里翩然飞舞，在逐渐变暗的平野上逐渐远去。

而南斗静静地站在那儿，不再开口。

丹波朱红的火云在天际翻滚腾挪，逐渐远去，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亮点，消失不见。

南斗依然痴痴地望着丹波朱红离去的方向，衣袖随着晚风猎猎作响。

狄孟魂站在他的身后，也不知道该就此离去，还是站在原地。这一整日以来，南斗和他谈了许多事情，虽然他对南斗仍然没有什么亲近之感，但是若要这样掉头离去，也好像不是很对劲。但是要开口和他说话，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突然之间，从天边隐隐传来一声清啸，那啸声悠远漫长，而且可以听得出由来由远而近，正往两人的所在之处接近。

听见这阵啸声，原先站定不动的南斗突然肩头微微一动，侧耳倾听那阵啸声，脸上表情阴晴不定。

狄孟魂也好奇地学着南斗的姿势侧耳倾听，只听得那阵清啸声来得好快，不一会儿已经来到两人前方不远之处。

伴随着清亮啸声出现的，是一道湛蓝的光芒，这道光芒过处，在后方拖曳出好长一段似水似雾的痕迹。

蓝色光芒就这样，在狄孟魂和南斗前方出现，“咻”的一长声清啸，很快地掠过去，一个转折，便向着方才丹波朱红消失的方向惊天动地的扬长而去。

只听见南斗一声低低的斥喝，声音中却充满了怒意，他的双手箕张，浑身的白衣仿佛是鼓满了气流似地颤动不已。

然后，南斗乘坐的那朵白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便缓缓出现他的脚下。

跃上白云之后，南斗的神色冷然，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话。

“你也和我一起去。”

狄孟魂愣了一愣，又听见南斗沉声说道。

“我说，”他的声音低沉，却透现出愤怒：“你和我一起去。”

狄孟魂连忙一个纵身跳上白云。云气缓缓升起，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划开空气中的气流，同伴随长啸声的蓝色光芒直追而去。

“那是什么人？”狄孟魂在狂风中忍不住向南斗问道。

南斗的身上衣裳依然随风不住鼓动，他俊秀的脸庞此刻一片铁青森然。

“共工。”他咬着牙，一字一字斩钉截铁地说道。

水神共工。

在这样一个夜里，天界大神南斗的白云，以最高速追赶另一位大神，

见了面也许还有更尴尬的场面。

三角关系的尴尬场面。

还很有可能会有一场好打。

看着眼前的夜空景物不住掠过，狄孟魂已经开始有点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淌上这样一趟浑水。

更糟的是，淌上的浑水还是三名大神的麻烦三角关系。

第十二章 狂水火歼战

呼呼的急速风声，南斗很快便越过了归墟，仅剩的两座神山垮垮地浮在海上，状甚可怜，已经不复当时的瑰丽华美。

远远的海平面上，龙伯国入口依然一片白光湛然，封得严紧密实。

过了归墟的大海之后，便到了天界陆地的范围，这是狄孟魂第一次在黑夜时分来到天界，很奇妙的是，天界在夜晚的时候并不阴暗，而是泛着蒙蒙的微光，像是凌晨一样的光度，陆上的景物看起来都还算清楚。

登陆不久之后，便来到了女娲之野，平野上比上回又多了不少绿意，但是却并没有看见人面蛇身的大神女娲。

越过辽阔的女娲之野，一座细长高耸，如同巨柱般茁立的大山横亘在前，那便是支撑天界的第一根天柱“不周之山”。

过了不周之山后，远远就可以听见惊天动地的水火交战声响，除了“轰隆轰隆”的撞击声外，还有尖锐刺耳的水汽声音。

听见这样可怕的交战声音，南斗铁青的脸色反倒缓和了下来，也不再死命地加快乘云的速度，而是将速度慢慢降低，带着狄孟魂，缓缓地向着那些可怕巨响的来处而去。

狄孟魂好奇地极目四望，发现在前方远处隐隐出现红光蓝光交织的奇景，除了水汽声和轰隆的巨响之外，还夹杂着怒斥的语声。

“他们打起来了，”南斗又恢复了原先的冷峻神情，而刚刚惶急的铁青神色仿佛不曾存在过似的，早已无影无踪。“跟祝融打的话，共工是绝对讨不了好处的。”

南斗的乘云向巨响的来处缓缓接近，随着距离的缩短，已经可以看见这一场激烈的可怕战斗场面。

在广阔的平野之中，丹波朱红此时化为一团巨大无比的火焰，身形时时变幻，有时是一条红艳的烈火巨龙，有时又是一个硕大如山的火人。

而共工的身形却像是一滩巨大的水波人形，浑身发出蓝色的波纹力场，在丹波朱红的攻击之下，动作轻盈美妙，而且那水纹像是有生命一般，时时转换形体，有时被火苗扫中，化为一阵水汽之后，又能重新聚拢。

而两人此刻的身形都硕大如山，算算至少都有数百公尺的高度，是以在远远的距离便可以见到这场惊心动魄的水火交战场面。

虽然两人的交战地点离狄孟魂有相当的距离，可是那火光和水纹的光芒实在太过惊心动魄，以至于仿佛还会令人产生灼热不已的错觉。

在水与火的交战过程中，不时发出声震千里的可怕声响，一道火光下

来，那水色人形被击中的部位发出刺耳的嗤嗤声响，冒出如浓烟般的水汽，而两人出招的动作灵活非常，时而以拳掌互击，时而出腿猛踢，而一旦彼此的拳脚交击，便会发出震耳的“轰隆”巨响。

这样声势浩大地打了一会，狄孟魂逐渐发现，水神共工显然在动作上略胜丹波朱红一筹，巨大的波纹人形很少发出攻击的招式，泰半只是迎着火焰的来势抵挡，偶尔一记主动的攻势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进一步击打过去。

但是，化身火焰的丹波朱红显然并不领情，随着呼呼的火焰声响，她的攻势越来越是猛烈，到后来简直就是顾前不顾后的拚命狠招，彷彿招招都想致水神共工于死命。

水波火光映照下，共工幻化的巨大水纹人形似乎左支右绌，只能被动地采取守势，但是虽然丹波朱红的招数越来越猛，越来越急，却还能够支撑得住，有几招还像是后发先至，在火焰还没击到之际，便在她即将攻到的部位挡好。

看来，水神共工对丹波朱红的拳脚功夫彷彿相当熟悉，虽然状似狼狈，却始终能够居于不败之地。

而在击打的间隙，水波巨人发出浪潮般的轩然巨响，在嗤嗤的水声、熊熊的烈火声中彷彿还在大吼些什么。

看到此处，狄孟魂不经心地转头看看南斗，南斗俊朗的侧脸在水光火光的映照下，透现出诡异的神采，他的脸上面无表情，却很奇怪地，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共工和丹波朱红的交战上头，而是看着另外一个方向。

狄孟魂好奇地顺着南斗的目光看过去，却看见在空中的某一处，若隐若现地站着两个人。

两个人之中，有一个长发落拓，背上背着一把锈剑、一具古琴，另一个人则手上紧紧握着一条晶亮闪烁的子。

这两人的形影如同鬼魅一般，隐隐约约，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是这样模糊的模样。狄孟魂好奇地注视两人一会，不经心地看了看南斗，却看见南斗的表情冷漠依旧，眼神却透现出几丝恐惧，并且，还从额上流下一滴冷汗。

狄孟魂正在好奇之际，只听见一声轰然如海啸的巨响，像是哭泣，又像是绝望的嘶吼。

这时候，水火交战的场面又有了新的变局。

丹波朱红此时的攻势越来越猛烈，水神共工一边挡架，却一边绝望地大声哭吼。

“我们从前就是这样打的，你还要说忘记吗？”他的声音如同滔天巨浪，充满了悲伤绝望，远远传了出去。“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练的，你还要说不记得我吗？”

可是，丹波朱红却恍若未闻，招数间绝不停手，仍然如风雷般迅急地出招，攻势只有更加猛烈。

“这样的过去，这样的回忆，难道你说忘记就忘记，说抛弃就抛弃吗？”

水神共工在平野上这样嘶声大吼，声音响彻云霄，他的身形逐渐减慢，也不再出手招架。

丹波朱红此刻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焰人形，她的动作突然间也随之变慢，这样由急转缓的变化给人予停手的错觉，但是她的动作并没有因而停止下来，而是双手箕张，烈焰大炽，化为一团更晶亮的火圈。

然后，“轰”的一声，她的双掌重重印上水神共工的胸膛，发出可怕的巨响。而共工如蓝色海潮的巨大水波人形被这摧心裂肺的一掌震得飞起，然后重重落地，像是高空坠地的玻璃一般，在地上跌个粉碎，激起漫天的水花。

水神共工的巨大水纹人形在着地之后，像是果冻一样的碎散开来，但是不多久，水纹又逐渐集拢，在水花的汤漾光芒中，水神共工恢复了原来的粗豪形貌，身量仍然极为巨大，而脸上却是伤心欲绝的神情。

“你不记得我！”他在旷野中大声哭号，声音远远传了出去“你不记得！”

然后他一个转身，全身充满水幕，状似癫狂地大哭而去，他的脚步极重，踏在平野上还发出如雷般的巨响，那响声在他的身影消失后，还隐隐地震动地面，久久没有散去。

而火焰中的丹波朱红这时光芒突地转炽，但旋即又黯淡下来，从火光中逐渐出现身形，她美艳的容颜依然神情空洞，仿佛刚刚那场激战与她全然无关。

良久良久，她的身量才渐渐缩小，等到火光消失，才转为常人的大小。

这时候，狄孟魂才想起来那两个身影模糊的怪人，连忙往方才的方向看去，那两人却早已消失了踪影。

南斗缓缓地乘云过去，飞到丹波朱红的身旁。

“累了吧？”他柔声说道：“都是那人的不好。”

丹波朱红望着他，摇摇头。

“为什么他一直要我记得他？”她的红发蓬松，随着摇头的动作像是云雾般地轻轻飘荡：“为什么我要记得他？”

“他是个不重要的人，你这样对他是没有错的。”南斗拉着丹波朱红的手，微笑说道：“我带你回你的地方去。”

丹波朱红却没有依他话行动，反而甩开他的手，侧头看着南斗身后的狄孟魂。

“我见过你，”这句话，在姚笙的岛上她也说过：“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但是我真的见过你，你叫做什么名字？”

狄孟魂不在乎地笑笑。

“我也见过你，”他说道：“我的名字叫做狄孟魂。”

“狄孟魂……”丹波朱红明艳的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仿佛想起了什么重要事，却在一刹那又将它忘掉。“你……”

她的这句话没能说完，因为说时迟那时快，天地之间突地“轰”的一声巨响，地动山摇，虽然南斗和丹波朱红都是神力高强的大神，却也险些站立不住，而狄孟魂更是应声摔倒在地，久久爬不起身来。

第十三章 共工撞倒不周之山

那声巨响简直是令人惊魂慑魄，和它相比较起来，方才丹波朱红与共工的交战巨响，简直像是炸药旁的爆米花声，随着巨响，整个世界仿佛因而变了一个颜色。

狄孟魂像是痴醉般地从地上爬起来，却发现地上像是抖散的沙般摇晃

不已，有些地方还出现可怕的巨大裂缝，从裂缝中，纷纷冒出浓重的黑烟。

远方的平野上，这时传来一长串的悲鸣，为数众多的各类奇兽纷纷在旷野上没命地奔跑，仿佛已经到了世界末日，不知如何是好，空中也布满了受惊的各类禽鸟，呱呱的难听叫声不绝于耳。

“轰隆”一声，又是一记巨响传来，狄孟魂又站立不住，腿上一软，再次狼狈地跌了下去，这次跌的势子更重，整个人仰躺在地，在跌倒的那一刹那，他还可以看见南斗和丹波朱红也是踉跄不已。

地面上像是擂鼓一般响个不停，狄孟魂索性躺在地上不动，静观其变，从仰躺的角度望上去，天空却像是出了什么可怕灾难似地，整个变了颜色。

而且，整片天空像是倾倒破裂的水族箱一般，云朵、星辰开始颤动，同崩塌的一边流过去。

人的思绪在极大的震撼之中，有时反而会有着极度冷静的观点。看着这一幅令人震惊的灾变奇景，狄孟魂此刻想到的，却是一件令人诧异的疑点。

天空中的星辰是位于宇宙的亿万繁星，地球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天上的星辰又怎么会跟着地表上的灾变倾斜移动？

可是眼前所见，却又是千真万确的情景。

狄孟魂就以这样的仰望姿势，呆呆地看天上的深蓝逐渐变色，星辰流向天空的一隅。

四周的地面这时响起了末日也似的低鸣声，空气的气流也开始出现烧焦的烟味。

在这惊天动地的变化中，狄孟魂艰难地爬起身来，却没能站好，只能够半坐半躺在地上，而不论自己换了什么姿势，眼神却像是着魔似的，只能够盯着那片出现惊人异象的天空，久久挪不开眼光。

的确，那是任谁也想像不到的天文灾变奇景，整个天空像是塌了一角似的，全都往第一根天柱“不周之山”的方向倾斜，天空中的星辰像是水族箱中的亮光石一般，都往塌下来的一角缓缓流动。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仿佛自己所在的地面也已经倾斜，仿佛整个时空世界已经整个翻转过来。

南斗和丹波朱红也像是惊呆了，巍巍地站在那儿，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们的身后这时“哗”的一声爆裂开来，地表突地炸开一个大洞，而且还有炽热的水柱从洞口喷出，水气炙人，高耸入云。

这时候，从远方传来一阵悠长的沙哑声音，那声音有点低沉，算不上悦耳动人，声调紧张，但是却有种温柔的感觉。

仔细一听，那声音有点像是女声，正从不周之山的方向传了过来，等到距离近了些，才听得出来那声音正在呼唤南斗的名字。

“南斗星君，南斗星君。”

南斗拉着丹波朱红的手，往声音的方向迎了过去，地面上的震动这时已经和缓了些，狄孟魂勉强爬起身来，也跌跌撞撞跟在两人的身后跑过去。

在刺耳的地鸣声中，除了那低沉的女声之外，这时又传来了洪亮的暴喝声响，听声音应该是两个人，声调带着惊惶，同样的，也叫唤着南斗的名字。

“南斗星君，南斗星君！”

三人就这样二前一后，在震动呜咽的平野上奔跑了一会，那些呼唤的声音夹杂在天地灾变的巨响中，令人不禁毛骨悚然，更增绝望之感。

平野上，这时出现了一条硕大无比的巨蛇，巨蛇的前方是个女人的身体，生命大神女娲这时静静地在地球上盘桓，所过之处仍然留下茂盛花草的轨迹，只是那些青翠娇艳的生命之花在变色的天空衬托之下，更凭添几分凄美的绝丽之感。

呼唤南斗的低沉女声，便是女娲发出的，这是狄孟魂第一次听见她说话，但是因为她的身形实在太大，声音从高处传来，有点不真切的虚无之感。

大神女娲看见南斗的身影，那飘渺的语声又远远传了出来。

“不周之山，已经倒塌……”

她的话还没说完，天际又传来惶急的暴喝声响，从女娲的后方这时出现两名巨人，肤色一黑一白，却是在天界曾经见过的大神重与大神黎。

他们的声音极响，说起话来却又因为惶急，有点结结巴巴。

“不周之山！不周之山……”

南斗的身形陡地升高，携着丹波朱红的手，乘着白云飞入天空，迎向两名巨人。

“不周之山出了什么事？”他的声音清朗，虽然不像重黎二人的声量那么大，却也清晰可闻。

白肤巨人“重”大声狂吸一口长气，声音如雷声般响起。

“水神共工发了狂，”他惶急地说道：“死命一撞，撞倒了不周之山！”

南斗闻言之后并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面无表情地一声清啸，像是白色的子弹一般，便和丹波朱红并肩往不周之山的方向急速飞去，红光和白光交错一起，两人只是一霎眼功夫便消失了踪影。

两名巨神的飞行速度较慢，也尾随南斗往同一个方向飞去。

人面蛇身的大神女娲这时缓缓地盘旋，却没有朝不周之山蜿蜒过去。她的动作看起来虽然有点缓慢，但是狄孟魂却发现那只是个错觉，因为女娲的身形实在太大，所以动静之间看起来虽不快，但是实际上她的速度比起南斗的白云来并不遑多让。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她偌大的身形也在平野上消失了踪影。

狄孟魂孤零零地站在天地之间，过了良久才想起来，自己又已经变成独自一人，只能望着变了颜色的塌陷天际发着呆。

女娲留下的花道痕迹在天空下依然充满生机，绚丽夺目。一阵风吹过来，那娇艳的花草摇曳生姿，只是在这样的灾劫场面之下，破败与重生共存的画面，总让人忍不住心生诡谲之感。

也不晓得在天界的平野上悄立了多久，一阵轰然的水声从身后响起，才让他从冥想中惊觉起来。

愣愣地一转头，看见的情景却让他目瞪口呆。

第十四章 洪水

远方的平野上，一道白茫茫的水线带着雷霆万钧之势，正向狄孟魂的方向排山倒海而来。那惊天动地的洪水此刻像是渲染的棉纸一般，无可救药地将所到之处卷入滔天的巨浪。

这一刹那间，狄孟魂只想得到一个只存在于古籍中的名词。

海啸！

但是在二十四世纪的地球，七大洋的海水早已经成为平静无波的死域，所以海啸是什么模样，也根本不曾有人看过，只有在记载中才约略可以想见这种自然灾害的绝对破坏力。

不管古籍中记载的海啸是什么样的景象，当狄孟魂看见那像是巨墙般排山倒海而来的巨大浪潮时，居然惊呆了片刻，一时之间，竟然忘记如何反应，只是呆呆地望着高耸入云的水墙轰然而来。

好在，就在那最后一刻，他突地想起自己的处境，才惊吓地一声大叫。

“吓！”

“噗”的一声，他背后的双翼在这一刻及时展开，像是火箭般地没命往上飞，而起飞的那一刹那，水墙也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片刻前站立的地面全数席卷而去，成为一片汪洋。

不久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辽阔的平野，但是此刻却已然成为水乡泽国。

大水之上浮着无数奇兽的体，有几只身体较壮的奇兽仍然在水中载沉载浮。有只独角奇兽勉强攀住浮木，在水中勉力求生，用无助的眼神看着狄孟魂，仿佛在恳求他救它一命。

但是狄孟魂知道自己根本自顾不暇，连在空中能够支撑多久也不晓得。他叹了一口气，只能怜悯地看着那只独角兽一眼，便缓缓地一个转折，往远方的天边飞去。

那只独角兽看见狄孟魂的身影远去，不住地发出悲鸣，攀住浮木的力气用尽，便就此沉入深邃的汪洋之中。

这片漫天而来的大水一直冲刷到女娲之野才停止下来，狄孟魂顺着几次来去天界的方向，凭记忆往不周之山的方向飞去。

这场洪水来势极快，在平野上的动物几乎全无应对的能力，不会泅水的便只好随波而去，葬身在洪水之中，放眼所见，哀鸿遍野。

狄孟魂在前往不周之山的途中，不时感得惊心动魄，想起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变，除了心有余悸之外，也隐隐觉得前方有着更大的苦难。

远望天边，整个天空果然像是塌了一角似的，天际的星辰都朝着不周之山的方向倾斜过去，而且天空的颜色也变得非常奇怪，时时有着怪异的光芒闪耀，仿佛在光芒的背后藏着更多妖异，随时择人而噬。

而且，整个时空世界像是不稳定的炉子一般，地面、天空、水面都隐隐抖动，似乎随时都会出现更大的灾难。

而这一切，居然只是因为水神共工撞倒了天柱不周之山！

狄孟魂一边飞翔，除了时时因为映入眼的灾难惨状惊心动魄之外，心中还不时冒出一个一个的疑团。

难道天界真的是个由四根天柱支撑的空间？

但是只要受过基本天文学教育的人都知道，“天柱支撑整个世界”的理论只是古代人对宇宙不了解而产生的错觉。“地球绕太阳而行，太阳是宇宙中一个小小恒星”才是正确的理论。

那为什么共工撞倒不周之山，却会让天空“塌了一边”？

想到此处，狄孟魂忍不住又凝望那些向天际倾斜的星辰一眼，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如果不是因为灾难而死的话，狄孟魂在心中这样赌气地想着，也许自

己也会因为极度的好奇，答案却得不到解答，而后郁闷而死。

在这样的空泛想像中，狄孟魂越过了女娲之野，不多久，映入眼的，就是被水神共工撞塌了的四根天柱之一：不周之山。

原先，不周之山是一座高耸入云，如钟乳石般细长的高山，但是此时整座山在山腰处拦腰而折，虽然上半截仍然挂着，却是一副颤巍巍的模样，仿佛随时都会倾倒。

而天上流动的星辰到了此处，也发出诡异的纷乱光芒，在不周之山与天空交界之处，像是扭曲的亚维空间一样，不时发出明亮的闪电，也像是闪着电光的云层一般，时时发出隆隆的闷声巨响。

看起来，这次这场灾变不只破坏了天界的规律，从那些纷乱的光芒看来，狄孟魂推测在不周之山附近，可能还有磁场紊乱偏斜的现象。

而偏斜的磁场有时便和时光的转移有关。

一念及此，他又想起了姚笙，他隐约地觉得，这样的现象是不是表示回到二十四世纪仍然有一丝丝的希望？

在狄孟魂的心中，能不能回二十四世纪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早在龙族的时空中，他便曾经放弃回去的机会，宁可在龙族的山谷中终老一生。

但是姚笙不一样，自始至终，她一直念念不忘要回到二十四世纪，因为那儿才是她最爱的地方。

寂寞的小岛，清丽的孤独身影：

所以，只要是见到和时光转移有关的现象，狄孟魂总会忍不住想到姚笙。

塌陷的不周之山前方，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人，南斗和重、黎两名巨神也不晓得去了哪里，根本不见人影。

狄孟魂缓缓地飞近不周之山，从近距离看，才知道这座山的庞大，而要将这样一座大山拦腰撞折，那又是什么样的可怕力量？

狄孟魂回想了一下水神共工的形貌，也回想了他的身形、招数，虽然共工的神力惊人，但是要将这样一座山撞塌，那简直是无可想像的可怕神力。

看来，这些天界大神的神力远远超乎狄孟魂的想像之外，除了一般表现出来的力量之外，很可能还蕴藏着难以想像的潜能。

突然间，他的脑海中灵光一闪，想起大神羿在演练武功时说过的话。

“也许这些极强极大的能力，并不是经由训练而来的，也许我们的身体本来就能够做这些事，只是因为某些奇怪的原因，这些能力被“封”了起来，所以就变成了一般人平平凡凡的样子。”

如果常人都能发挥令人惊叹的体能，那这些大神岂不是更能够发挥出惊人的巨大能量？

正当狄孟魂出神地想着这些的时候，突然之间，从身后传来一阵低沉柔和的声音。

“你好。”

乍听见这个声音无声无息出现，狄孟魂吓了一跳，连忙回头一看，却看见偌大的一道身影，长长地延伸出去，从近距离看像是一条巨大的长蛇，外表的鳞片闪闪发亮，白晶晶地煞是好看。

此刻在他身后无声无息出现的，正是主宰生命力量的大神女娲。

这是狄孟魂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与女娲相对，前几次都只是远远看见，连她的语声也是刚刚才首次听见。

女娲的人首蛇身相貌在大神之中显得相当奇特，狄孟魂注意到，在巨大蛇身的前端是一个女人的形貌，从胸腹以下才转为蛇身，人形的部位和整个巨蛇身躯比起来，显得相当渺小，但那却是因为蛇身的部份太过巨大的缘故。

狄孟魂从眼前所见估算，大神女娲的人形部位也算得上是非常巨大，只比禹强幻化成黑巨人的时候小上一些。

仔细端详之下，女娲的人形特征和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肌肤上覆盖着肌肉颜色的鳞片。她的发色深黑，容貌也算得上相当的秀美。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狄孟魂记得禹强提过，说女娲原先也是潘朵拉核酸警队的生化警察，还有个名字叫做岸本绿。

女娲盘桓在不周之山前面，静静地环视一周，再转头凝望狄孟魂。

“你是禹强的朋友，是吗？”她的声音低沉好听，仿佛能和四周的景物产生共鸣，发出“嗡嗡”的悦耳声响。

狄孟魂下意识地飞离她远了几分，却又觉得有些不妥，于是又缓缓飞近女娲的前面。

“是啊！”他点头说道，却不知道她这样问有什么用意。

大神女娲又看了看天上倾塌的星辰，脸上流露出哀伤的神情。

“不周之山倒了。”

狄孟魂愕然，良久，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口。

“不周之山倒了，天空倾斜了，”她哀伤地说道。“不久之后，地上一定会有大难。”顿了顿，她又问道：“你来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许多动物、人民淹死在水中？”

“嗯！”狄孟魂点点头。

“他们是无辜的，是没有罪的，”女娲凄然说道：“对不对？”

一时之间，狄孟魂也不晓得该如何对应，不明白为什么女娲要和他这个微不足道的凡人说这样的话。

“我在问你啊！禹强的朋友，”看到他没有反应，女娲固执地又问了一次：“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不理会它的话，会死更多的人、更多的动物，怎么办？”

又来了！

狄孟魂在心中暗自说道，开始觉得这个生命大神也许和丹波朱红一样，也是个伤了脑子的失忆者。

想归想，但是却也不敢不回答她的问题，只好含混过去。

“是啊！怎么办？”

没有回答。

不知为什么，大神女娲突地静默下来，但是虽然不再出声，却仍然静静地盯着崩塌的天幕，眼神专注。

过了好久，她才说道：“禹强的朋友。”

“是。”狄孟魂应道。

“如果能够救所有动物、所有人民的话，是不是死了也没有关系？”

“是啊！”狄孟魂只好随便含糊地应着。

“大家快乐，是不是比只有自己快乐要好？”

“是。”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

毫无意义的对话到这里又停了下来。狄孟魂很敏锐地感觉到，这个大神也许真的就如同他的推测一般，在智能上有点问题，或者说好听一些，是个天真单纯的族类，这点从她的对话用词中可以略见一二。

当然，他并不晓得大神女娲在二十四世纪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在时空安排的宿命之下，这些大神们在二十四世纪的记忆大多已成过耳春风，只留下某种近似模糊的回忆，所以，原先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应该并不是那么重要。

不过从她的对话中听得出来，她对平野上的动物和子民们有种很亲密的关怀，所以，如今出了这样的大灾难，她心中的难过应该是可以想像的。

女娲长长的身躯又在不周之山前盘桓了几回，像是失了神似的不再说话，便缓缓地往她的女娲之野的方向蜿蜒而去。

狄孟魂目送着她离去，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这才挥动双翅，向大海的方向飞去。

有过几次越过归墟的经验，狄孟魂知道这片大海虽然辽阔，但是自己的飞翔能力应该可以胜任，虽然没有禹强或是南斗的帮助，要独力越过大海，飞回姚笙的小岛应该没有问题。

从不周之山到大海的距离并不远，狄孟魂一边飞翔，一边仔细观察所经过的陆地景观。

不周之山的崩塌在天界造成了极大的灾变自不待言，星辰易位、大地抖颤的灾难景观在越过不周之山时已经不甚明显。狄孟魂飞了一阵，不经心地回头一看，却看见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

原来，因为不周之山崩塌出现的磁场易位、星辰移动情形正缓缓地扩张开来，扩张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是却以一种固执坚定的方式持续扩张，像是逐渐浸蚀的强酸，将所到之处的空间变成另外一种颜色。

方才，狄孟魂飞了一阵，以为已经脱离那种磁场易位的灾变范围，但是只是这样一回头，速度一放慢，那可怕的纷乱光芒便从后方的天空追了上来。

这样子的灾变场面，在古代的典籍中也曾经提过。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每一个生态系统都有一个平衡状态，而且整个系统息息相关，有时候只要一个小小关节不对劲，就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全面崩溃。

六千五百万年前，史前巨兽恐龙的灭绝，有许多科学家相信不过是因为一颗一公里见方的陨石击中了地球。

这样的一颗陨石，体积和地球相较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击中地球后引发的连锁效应，却很可能让当时全球的生物灭绝。

古代二十世纪的科学家也有过同样的比喻，这种比喻叫做“蝴蝶效应”，指的就是说，在中国北京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经过一连串的连锁影响，说不定就会导致地球另一端的一场暴风雨。如果这样的连锁效应也发生在这个时空，会是什么样的灾难？

黯淡的天空下，狄孟魂小小的身影努力地拍打翅膀，向着大海的另一端勉力飞去。

而在他的身后，却像是巨怪一般，那片光芒散乱的倒错磁场缓缓延伸，

慢慢扩张。

仿佛之间，整个时空已经可以预见那将来的暴风与苦难。

